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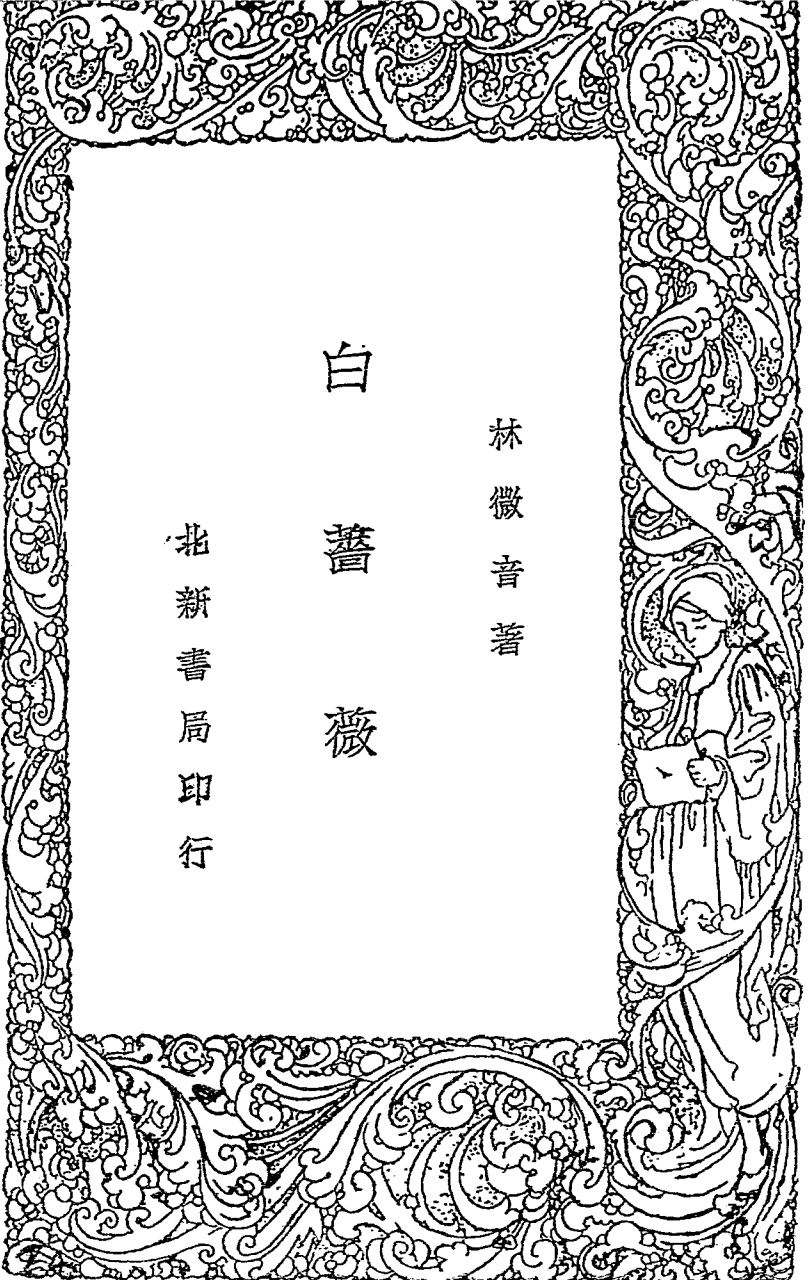
白 薔 薇

著 音 微 林

行 發 局 書 新 北 海 上

林女士的文章曼妙有餘而深沉不足耶
此集占「海」均具同樣真觸不過「海」中
數篇詩味較濃些侶比此集雋永有味
這新月派之文章的確別有韻調呢

健
疑讀後



林徽音著

白
薈
薇

北新書局印行

MG
7246.7
620

白

薔

薇



3 2169 7055 2

目 錄

末一次的請求	一
夢兒死後	一一
龍華在望	四三
所思與所遇	六一
悵惘	七三
白薔薇	八三
一號理髮師	一三三

末一次的請求

我早就想寫這封信了，但是寫了又毀，毀了又寫地已有了不知多少次總沒把它寫成。今在又收到了一封你的信的現在，我才下了萬分的決心，一定要把它寫成了給你，以致可以使你知悉，我那已憔悴够了的心靈，不堪再承受你的任何玩弄，無論是出於你的有心，或是無意。

你上次給我的信是稱了「川平先生」的，今天的却又稱我「川平弟」了，素華，你真善變呀！剛才我到辦公室的時候，你的信已候我在寫字桌上了。我一見了它，我便不禁打了一個寒噤，而我的心也因此怦怦了，彷彿那虎口餘生的人又遇見了虎似地。我不明白你病了爲

何要通知「川平先生」？我也不明白寫給「川平先生」的信爲何要用如此嬌豔，如此動人的嫩綠信封，而且還有同樣嬌豔，同樣動人的嫩綠信箋？我確是不明白！我不想看它，我不敢看它，因爲我實在再受不住那種冷淡的，刻薄的如「川平先生」之類的語氣。但是，但是呀！好像有一種不知來自何方的力，指揮着我，督促着我，終究把那信封撕了。

期待着看「川平先生」的看到了「川平弟」，我也起了一種異樣的情緒，這情緒的異樣正不弱於上次看到了「川平先生」所起的，雖然它們進行的方向也許正是相反。「呀，川平弟！川平弟！你失去了又回來了嗎！」我是如此愉快地，如此受寵若驚地把它玩味了一回，然後才又畏怯，又希冀地看下去。

可是出於意表，正如剛才看到川平弟三字時的出於意表一樣，你

在信中除了責我不復信，告訴我你的病略痊外，竟解釋起你所以稱我弟的緣故來！『仲英是我的弟，你是仲英的朋友，所以你也稱我弟：』這解釋多麼明瞭！多麼透澈！可是，仲英真是你的弟嗎？而且，因為仲英是你的……我也就是你的……了嗎？雖然，素華，我是不欲託任何人的福的，別說……就是「弟」我也願意奉璧。唉！想不到，我的才從深淵被激起來的心又這樣迅速地重復跌入了深淵去，而且跌入的更深，更深。

素華，我的心靈是柔弱的，經不起你屢次的摧折。有人說以愛始的不應該以恨終。你看到了我引起這句話在以爲我要責你以愛始的應該以愛終了嗎？不，不是的，我沒有這種妄想。而且我也不信有常好的花，常圓的月，我怎會去妄求常新的愛，你想？我還以爲要是花真常好，月真常圓，那末，花與月便會失去了她們固有的意味，誰還會

來看她們作吟詠歎賞的對象？那正如沒有秋的春，沒有死的生，這樣這春與生究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呢，素華？所以我引起那句話的意思倒是在請你以恨終。

『愛是自私的，』你也嘗這樣說過。不錯，她祇是愛她所愛，恨她所恨的，而且要這樣才可叫做愛，否則，如不以自己爲本位而爲對方打算的，這不是愛，是憐憫。然而，我不願受任何人的憐憫，更不願受我所愛的人的憐憫，因爲我深深地覺得憐憫的成分是蔑視與侮辱，它永也不會轉到愛的途上去。

也有人說愛是痛苦的，那也許有幾分真理。但是我從不爲了她痛苦的而稍放棄了我的熱誠的探求。我是不息地，切盼地探求着，探求着，雖然探求的結果往往等於零。可是有時我又覺得我的一切全爲我的所愛的佔去時，便自私自利地，忍心地希望她們全死去，以爲着

那時的我呵，才是真正的我了——「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寫到這里，我想起了我的岩兒——自然想起的不只岩兒——我想起了你嘗問過他而我還沒回答過的我的岩兒，現在趁此我來把他談談。

他生的很美，像他的母親，身體也很堅實，祇是性情太驕了些。他現在剛滿週歲，要扶了才會走，而見人走上了前，他便要蹣跚地搶上去，他這種幼稚的好勝心，真會引人發笑。要是一不如他的意，他便百不舒服，必得滿足了他的慾望才止。你想他生在如此冷酷的社會中，怎能容他放肆？如其真如瑜君所說他的脾氣像我時，我才真對不起了他。由他我的矛盾的思想更得到了一個顯著的例證：有時無論在小說戲劇裏面，只要看到小孩生病以至死的情節，我便非常地感動，我很爲岩兒担心，我很怕他死；有時却又想，他還是死了好，

免得他將來要受那他所受不住的奚落，刻薄，冷笑等種種待遇。

提起了小孩，我便聯想到了你那病，不知它已被醫治好了沒有？我知道仲英也是很喜歡小孩的，因此我切心地盼望你不至爲了那病使他失望。

至此，我好像已把我所以要寫這信的目的忘却了。我說，素華，現在我已沒有當日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了。那時，不問對方的愛不愛我，只要我是愛她的，我便不顧一切地向着我的目標走；現在可不同了，如我知道了對方已不在愛我的時候，我便不敢，不願在她的面前再稍露我還在愛她的痕跡，縱然我對她的愛還是依舊，只是故作對她已無絲毫傾心的樣子，以冀被免於罵做癩蛙蟆。自以爲聰明的，素華，其實還是很愚吧？

我真不明白今日中國的一輩新娜拉們爲何總以做「玩偶」爲最可

羞恥的事情，凜凜地，神聖不可侵犯似地？我呢，說也慚愧，也許我真地太作了，倒深有願做「玩偶」的意思，如其有玩玩偶的人。我也不明白爲何在戀愛的舞台上只許有兩個角色，而且又總是呆板地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難道有了三個人便不成嗎，我說，三個人？你的所以離棄你的老友想也是爲了要盡同仲英 engage (engage 了想還要 man-
y? 何其不憚煩也！) 了以後的義務？喂，素華，是不是？

這是個我解決不了的問題，素華，爲何自去年夏天的一會以後，你對我的態度這樣地不易捉摸？在面對着面時你對我說的，『你看，這次你又瘦了些，別儘是轉念頭，聽見了沒有？』『上海的地方太油滑了，我不放心，我得帶你到內地去』；『其實，仲英的妒忌心太重了』；『錢不要還是那末濫化，記住了，小孩子！』這些話總似有些熱意。但是一轉了背便「川平先生」，「川平弟」地弄不清。唉！這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的心不知隨了你對我的冷熱進退疾徐了多少次。我每在這無從疏解的時候，去回味那去年暑天的，可謳歌的，同時也是可咒詛的一晚。我回味那時你怎樣獨自來了上海；我怎樣陪你去開了旅館；我們怎樣一起頑；有一次你怎樣來了我的辦公室，我以我的 *watch* 把你介紹給了我的同事後，他們稱你徐小姐；你怎樣，由於旅館的侍者叫了我金先生，報復了似地，勝利了似地對我微笑；我怎樣有一晚看電影後送你回旅館；怎樣……怎樣……

但是爲了那一晚，我付了怎樣高的代價，你大概不很清楚吧？爲了那，我同從沒反過目的瑜君反了目；爲了那，我得到了一個甚至對醫生也不便說的病；爲了那，我好久，好久，除了冰牛乳等冷飲品外，我簡直不能吃東西；爲了那——其餘的不說了吧。

現在我的所以提這些，我並不是在後悔，我就從沒有後悔過，更不是乞憐，我不是已說過我是不願受任何人的憐憫，更不願受我所愛的人的憐憫的，素華？現在我的所以提起這些，祇爲了我那已憔悴夠了的心靈不堪再承受你的任何玩弄，無論是出於你的有心，或是無意。所以我請求你，雖然我明知冷是可怕的，用你的全副的冷來對待我，別再稍假辭色；冷待便冷待到底，刻薄便刻薄到底。請你應允了吧，素華，我的這末一次的請求！

一九二七，九，一，重寫於杭州。

夢兒死後

秋痕這次真墜入了幾乎不可恢復的悲哀中。他萬分懼怕着或會發生的，那他以爲宇宙中唯一的不幸的事情，現在真臨到了他。他的夢兒死了。

夢兒已死了兩天，他死後的一切料理全由秋痕的夫人梅侶和已打電報去請了來的他的母親支持着；在秋痕，他好像對於這事是漠不關心似地。

秋痕只是在一遍一遍地看他的日記，在那里關於夢兒記的很多的他的日記。

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梅侶昨晚幾乎全夜沒有睡，只是一陣一陣地腹痛，今天痛的可越發厲害了，我便送她到婦科醫院去；醫生驗後說，嬰兒的頭已出了子宮門半寸，不久就要生產，她就留在那兒住。今晚再也睡不着。我所担心的是不曉得梅侶這時腹痛的怎樣，已生產了沒有，男的還是女的等等。

我希望她能生一個男孩，正如淑羣說，『願你生一個弟弟！』但是，我喜歡男孩當然不是爲了「養兒防老」，更不是什麼「傳宗接代」，却是喜歡他比較地活潑。我並不是不喜歡女孩，只是自私的，矛盾的我，雖然以爲人家的女兒越浪漫越可愛，怕她會太浪漫了使我不好受；還有中國的女兒對父親太隔膜了：這是我比較喜歡男孩的主要原因。但是第一無論男孩或女孩總得生的美一些才好，不然我怕會不愛他（或她。）

我也想起了夢飛（我們的未來者）提名的來由。一晚我們睡着在閒談，不知誰偶然提到了未來者的名字，梅侶說他（或她）的名字中要有一個夢字，因為她曾見過一個名夢什麼的小孩很討人愛，她說了便問我還有一個題什麼字。我在白天看了一篇不知什麼內有「飛了！飛了！」的詩或是小說，這時我就想到了「飛」。『我們就題未來者以「夢飛」吧。』

十四日 我早就到了醫院，但是他——夢飛——到得還要早，他六點一刻就來了。梅侶還在產房內。據說她很安適，就只為小孩太大了些（重七磅八兩，）稍微受了些傷。

於是我去看夢飛，這時他已洗紮舒齊睡在小床中。啊！他真美麗，美麗極了，在嬰兒房中的各個小兒我都看過，誰也敵不上他那般的美麗。看見他的人沒有不說「好看，」「趣」的，這可見我並沒有

「癩痢頭兒子」的觀念。大都的人還說「像娘。」

今天我全天地坐在梅侶的床邊，看看她又看看他。

她的臉色有些慘白，但是得意的微笑也常可在她面上見到。她已兩晚沒有睡，倦得很，不久就睡着了。

他的臉兒圓圓的（然而不覺太圓，）眼鼻等全生得很勻稱，但是皮色比較地不白。他的兩眼只是閉着，有時像要哭，但總沒有哭出來。

十六日 醫生說夢飛的體格很健全，一絲一微的病跡都沒有，要是僱奶媽是很可惜的事，於是我們議定了由梅侶親自餵奶。

十七日 昨天午時給夢飛在草地上照的幾張相，今天已洗了出來——十四晨照的也已同時洗好。有一張最有趣：那時日光正濃，他的眉兒皺得緊緊地，煞是可愛。

十九日 出店來爲夢飛染了九百餘隻紅蛋，顏色染的很嬌豔。夢飛已經會笑了，當他睡着時。看了他的笑，心中有無論什麼解不了的憂鬱全能解。神奇啊，他的笑！

二十四日 母親已於前天來上海看她的孫子。她說夢飛活像我小時的樣子，父親看了他的照片也這樣說。

二十五日 今天梅侶和夢飛已出了醫院。

在我們走過六號病房時，那病人在對來望她的人說：『喏，就是那位；』聽口氣大約正在講起我們的夢兒；真的，那位來望病的人走了，看了夢兒說：『啊，真好看，而且很大！』他確然大，今日鎊重八鎊三兩半，自產後重了十一兩半。

二十七日 前三四天梅侶曾說過，夢兒醒時也會笑了，但我還未見過，直到昨天我才見他在才醒時笑了一笑，我還以爲他沒有醒足。

今天却不同了，雖也在才醒了以後，他可連笑了好幾次。可愛的，他醒時也會笑了！

五月五日 夢兒有一種嬌態，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眼一睜，嘴一披，喉中一聲嚶，很是悅耳，很是悅目，甚至悅心——這是我昨天第一次看見，今天更進步了些。今天還聽見他一聲出聲的笑。

嘗聽人說小孩太好了不易領，雖明知是無稽之談，然對於夢兒，我的心總不無惴惴。

九日 我早已這樣想而近來更其這樣想的人太好了，壽不會長的概念常注着夢兒。他簡直太好了，太聰明了，太伶俐了！已懂得聽，懂得看（他的視線會隨着他所看的目的物而轉移，）而且他能發出一種使人不得不愛的嬌聲。關於夢兒，我真擔心極了！

十一日 夢兒的嘴很有趣：大時，大過他的耳朵，小時，小過他

的鼻空。

他的脾氣很倔強，只要一不如他意，他便哭得透不過氣來。提起哭，我今天才看見他有一二點淚珠；以前縱哭的急，絕無淚的踪形。

他的力氣很大，哭時能把蓋在身上的被帶推帶踢地送到腳下去。

十六日 今晚請夢兒的彌月酒於東亞酒樓（其實已過了兩天，只爲湊星期六的便。）

早上醒來見下着雨，甚感不快。我是怎樣希望着聚緊了的雲從速散開而把日光送下；可是已到下午四時，雨還是時停時下地。好了，四點過後，雨真停了，雲漸開了，終究太陽光臨了，於是我的心也由此暢快了。

六點一刻我們就抱了夢兒到東亞，直到散席，他一聲都沒有哭過，真乖。

二十八日 夢兒前日在左臂上種了一顆痘。

他今天肚臍眼內有似膿的水。醫生說無妨，只因以前還沒十分長足，現在給碰傷了些。我希望真的無妨！

他眼睛迷迷地，小手舞舞地，小口伸縮地在哞呀學語，甚是好
看。

六月六日 夢兒做事我想一定很徹底的，你看他哭時就稱心暢意地哭，笑時就手舞足蹈地笑。

他笑時兩眼花的真好看。他在喔，嚶，嚶地講話時總是笑着的；他幾乎不停地在講話，而還玩着唾涎。

他還有一種使你不能不抱他的魔力：嘴一披一披地，兩眼合得細細地只是釘着你看，從喉中發出一種尸！尸！尸！尸！尸！尸！的可愛的聲音，你還會有這樣不抱他的忍心嗎？

七月九日 夢兒又好玩些了。以前他齧手是無意中手碰到了嘴才齧的，現在他會有意地熟練地把手送進嘴中去齧。他笑時把舌尖伸出在嘴唇外，樣子很頑皮。

十一日 梅侶說夢兒今天又多了一樣頑意兒：舌尖和上顎會摩擦成答答聲；真的，而且答答得很響。

十八日 夢兒高興時一手（大概是右手）握了他自己胸前的衣服塞在口內，（有時不握衣服只塞手，）一手向上舉了起來，那樣子好像在吹號筒；或者把他的兩足舉了起來，舉的很直，幾成了兩條垂直條，梅侶說像一對棋杆。

舌尖和上顎摩擦成的答答聲他似乎已忘記了，近來聽不見它；但是又似乎他很喜聽別人的答答聲，在欲哭時，他聽了會笑。

二十四日 除了奶和藥，夢兒昨天才第一次吃東西，吃的是西瓜

露。今天又給他吃了；他這樣地要吃，每在一 operation 管吃完了再去吸時，他便等不及地噁噁地催，如等得久了，他一定會哭出來。後來吃的很多了，他還是噁噁不罷地要，便吸了沙漏水給他吃第一口倒還沒什麼，第二口就已吐出了些，到第三口把眉都皺起來了；於是便停了給他吃，這時他却不要了，很滿足地。他那種先急而後上當的樣子，引我們笑了一陣。

八月二十五日 沒有什麼事可記的，還是讓我來記記夢兒吧。他近來在傍晚時（白天還不）要認人了，只是要他的母親抱。今天我見他用手握住了自己的舉起來的足，好像很得意。

他睡在自己搖籃中時，只好不翻，祇把兩足用力地向左右搖籃邊踢；一放他到大床上時，他便這邊那邊地不停地翻，待翻轉了時，哼，哼，哼地更是用力，可是再也翻不轉來——梅侶說見他翻轉過一

次——於是急得把笑也停止了，只盼望有人去幫着他。

他每打嚏後總是笑。

九月二十八日 夢兒病了！他傷風，咳嗽並微有些寒熱。他每咳一聲，我的心即一驚。咳得我甚是難過；我真想代他生病。要是他死了呢？這是他每在微病時我必想到的問題。

晚上把他的身體抱斜了，領下圍好了手巾時，他似乎已知道是在預備給他吃藥，便預為抵抗了。吃藥後，把他本來很喜歡吃的月餅中的蓮蓉，棗蓉等餡給他，他都不敢吃了。他奶粉不願意吃，菓子露也不要吃，就是奶也吃的很少。夢兒，苦了你了！

十月一日 夢兒已病了三天。他不想吃，不哭也不笑，只是可憐地，靜靜地睡着。看來他的病不像就會痊愈，今天梅侶同他住進了醫院去。晚上八點多鐘，我見醫院裏死了一個病人，依舊如沒事樣安靜

着。然而我的心却由此更不安了！

五日 夢兒病好了！但是瘦的多了。

十一月十日 夢兒在不見梅侶時倒也不過如此，只要一見她時，便要撒嬌了，哭聲笑臉地直撲到她的懷中去。

這也奇怪，他只肯讓母親的臉，從不願意讓別人的。有一次靜吾偷偷地湊給他齧了一下，待他發覺後，他便哭了，而且哭的很苦。

十二月二十三日 夢兒近來很像能解意似地，剛才他吃了六兩奶粉還嫌不夠，要哭，黃媽（爲了他見了梅侶太會撒嬌了，現在全由黃媽領，就是晚上也把他的搖籃移在黃媽的床邊）再冲了一兩，對他說——同時給他看已冲好了的奶粉，『別哭，這兒還有，』他吃了便很解意似地貼着黃媽的胸睡了。

記得有一次，梅侶出去了，黃媽抱着他，聽見了扶梯上有足步

聲，大約以爲他母親回來了，卽對房門看着，直到那足步聲已經過了房門才把頭旋了回來。

現在他還信口喊着爹爹，好爹爹，姆媽，阿婆，阿婆婆，爸爸，阿爸，好爸爸，阿爹爹。

二十七日 前天還看不很清的夢兒的牙齒，今天已很顯明地透出了一隻。

十五年一月一日 見了夢兒拿磁鐵，梅侶和黃媽全笑了；原來爲了有一次黃媽看見磁鐵（她當然連名字還不知道）能吸引起別的東西，她就絲毫不敢碰它。

五日 從昨天起我回來時，黃媽抱着夢兒開了門，他便不但面含笑容，身體一聳一聳地兩手向我撲來，跟我親熱得很。

斷奶後（現在他每間三小時吃一次奶粉，晚上已不吃，）夢兒每

次總是黃媽抱到睡着，晚上他的搖籃又是靠着黃媽的床放，全夜由她當心，總算跟她很接近了；但是不知怎地，他依舊特別親愛他的母親，現在還是只有他母親的臉才願意顧，他只是對母親撒嬌，譬如梅侶不依了他件事，他儘是吵個不止；要是我不依了他呢，他大都不做聲，而且還大都對我嫣然一笑。剛才他靠着黃媽的胸懷將入睡了，一聽見有些門聲（梅侶去上門）便旋回頭來「姆媽，姆媽」地找他的母親；她藏到了帘子去後，他釘望了帘子好一回，才又去靠着黃媽的胸懷。

一月二十五日 現在我又要雜亂地記一些夢兒。

昨天不知還是前天，他跟我奪一隻橘子；我把它左右手地互遞，他便向我右左手追；有時我把它向上擲，他也想要接。

他沒有不出聲笑的，當我把他脫手向空中拋時；但是，奇怪，他好像知道一脫手便會跌下去似地，有時把一手或兩手緊握住我的衣

襟。

昨天梅侶和我在預備出門去時，他好像已知道了似地，已在不安定地呼了。

爲了他不肯睡，我裝了罵聲罵他，他便鬱鬱地由黃媽從梅侶手中抱去；本來無時或停的他，這時不動也不響，不哭也不笑了好一回，這倒使我有受。

他能把舌頭捲了說話，像大舌頭似地 *h h h* 個不住。

他喜歡鈕釦並喜歡書報。

他喜笑，並擅媚。

二月二日 夢兒真蠻，他力又大，又會打算。他並不真的要我抱，只是爲了要取我袋中塞着的那塊手巾；待取了時，馬上仍撲向梅侶去。手巾給我奪回後，他又照樣做。他的要我抱簡直是要取我手巾

的手段。

十六日 夢兒似乎已忘了說爸爸，婆婆等，然他還能跟人說媽媽，爹爹；而且他能學人簡單的動作如敲槿等。

現在他能很隨意地爬着，坐着，跪着。

見了清一進房來，他只是釘住他，好像也在妒忌着，我似乎覺得有些對不住他。

黃媽沖好了奶粉，我問「不燙」？他好像已聽懂了，用口試了試，嗯的一聲便不吃了，彷彿說「燙」！我給他倒，他笑着看；他還似嫌燙，再倒了幾下，然後吃。

三月二十一日 好久沒有記夢兒了，實爲了不容易記，現在且來勉強地稍記一些。

前天梅侶給他做了一雙軟底鞋，讓他學步；扶了，他會走。

對他說了吃粥，他也會「粥，粥」地喊，並且同時還會向燒粥的鷄鳴盞走。粥太燙，梅侶在吹，他也學着，但吃了一匙後便不學了。

昨天有一次還差二十分鐘，黃媽說吃粥了，我以爲時間真的到了，也說吃粥了，夢兒聽了很起勁。後我見了還有二十分鐘，想到了時候才給他吃，可是他耐不住了，一定要吃。我想這次是我們騙了他，怎忍他爲受騙而哭呢，於是就提早給他吃了。

近來他跟我更是親近了，而且「爹爹」常在他的口中轉。今天我出去時，他兩眼迷迷地，嚶嚶地，撒嬌似地，像捨不得讓我出去似地要哭。——泛汎說他像大小孩。

他會以手招呼人，還會對人說E。在他拉開遮着他自己的門帘或蚊帳時。

回來時的夢兒的一聲「爹爹」味兒真不差。

十二月二十三日 因心緒惡劣，已好久沒記日記了，因此夢兒在我的筆尖下也已滑走了好幾個月。

我最喜歡他的就是一聲爹爹。他叫的那麼柔和，那麼嬌嫩，字音又膩，體態又美，更加上了那叫時的一種媚笑，只在叫爹爹時才有的。一種特殊的媚笑，別說我這身受的聽了萬分舒適，就是同居的聽了也常在不絕地贊美。

我出門時他會啊，啊，啊地致別辭，同時用他的手揮着以示意，他自己出門時也這樣別房間裏的人。

他開始能單獨走時大約在四個月以前。

他什麼都要學。身體一側，手向後一伸地學我穿外套。今天我戴帽預備走時，他也要了他的帽子戴了辭別梅侶。

他知道鐘是報時刻的，生髮水是搽頭髮的等等。

但是他還不會講話，只能以手示意，除了爹爹，姆媽，媽（他給黃媽的稱呼）等幾種簡語以外。

我嫌他太有頭緒了，從什麼地方拿的東西他得歸還到了什麼地方才干休。

他大約每晨六點起身，晚上七點後睡，白天睡一次午覺。他每天吃兩次飯，一次粥和兩次點心。

十二月二十日 淑羣來，看夢兒玩的有趣，說，『我看的不想回去了。』

他見她來了就招呼她坐。他自己頑着那她才送給他的積木。一枚一枚地疊得高了，他自己笑着拍手；然後把疊起了的推倒，推倒了也笑着拍手。他是這樣地重複着。

頑夠了，沒把積木放平，就想把盒子關上；聽了我的話，又見硬

揪確是不可能，於是把擱起的選空處放，終究把積木盒關上了。他又
要頑了，但是反開着盒蓋；我對他說明了，他才換了一面把盒蓋開了
起來。

有一枚在床上我要他去拿，他觸不着，便去推了他的車子來，
好像要立在車上去拿的樣子；但是一回他不拿了，就坐上了車子去。

他拾那車下的接木時跌了一交，撞痛了鼻子，伏在地上旋回頭來
看着我哭；我去捏了捏他的鼻子說『好了，』他就爬了起來。

他啊啊地向黃媽要什麼，他見她不懂時便跑回來指給梅侶看凳上
的水漬，才知要揩布，他拿了揩了仍去還給黃媽。

這就是淑羣所看得不想回去的。

他聽得出賣魚的（像我一樣，他也喜歡吃魚的）叫賣聲，他每聽
到了總是擦啊！擦啊！（起油鏟聲）地指着門要梅侶或黃媽去買。聽

見了有人在敲前門（房門是更其了）時，他便啊啊地問，有時還向房間裏的人嗯嗯地指着示意。

在星期日的早晨，他看見報紙已送了來，便急急地要黃媽抱了他送上樓來，常時我因此被他叫醒。

他拿了一支尺會當簫吹，兩只小鑊蓋會當鐮鉞碰。

梅侶說每到五點左右，他聽了扶梯上的脚步声，便「爹爹，爹爹」地喊；但是，待我回來後雖聽到了那聲音，他也不喊爹爹了。

廿一日 夢兒有些病了，大概他晚上受了些寒。昨夜他還頑的很起勁的，今天却懶得動。早上醒了，並不如平時那樣急急要黃媽爲他穿衣，起身，只是靜靜地躺着，在目不轉睛地望着那剛從窗外射進來的在跳舞着的太陽光。直到梅侶也已起了身，他的吃點心的時間也到了，才由黃媽把他從他的床中抱了起來。可是，他對於點心也是愛吃

不吃地只稍微吃了一些。

夢兒今天整天不高興，不是黃媽或梅侶抱着，就是睡。

廿二日 夢兒依舊有些病意，但是也並不加重，所以我還是去赴與泛汎，芳谷的約，趁此數天假期去游杭州。

廿五日 在我們進早膳的時候，旅館的侍者遞進一通給我的電報，是從上海來的，我急從侍者取了那本他同時帶進來的譯電簿，把電碼譯了，哎呀！『夢兒病劇，速回。』

這電是早上七點鐘發的，因此，不難推想到梅侶們全夜沒有睡；而且，她當然知道我收電後會怎樣地驚惶與悲痛，然而已欲忍不能，才一早就請人去發了那電報：夢兒的病決已達到了險境。

爲了夢兒的病，我自離滬後，時有突然襲來的不安與驚悸，泛汎，芳谷都說這是由於我的心理狀態，我也不欲掃了他們的遊興，終

究沒有如我屢次想到的先他們返滬。現在，唉！早車已開走，午車要到兩點鐘才開，我只好，等，等，等！

到家時已七點多，我鼓了我萬分的勇氣才跨進了房門，房中氣息全無，只有靜默惟我獨尊地佔據了全室。我見有四五人散坐着，沒有看清是誰；梅侶坐在夢兒的床邊，右手執着夢兒的左手，攔在自己的雙膝上，頭就俯在左手的上面，身體微在抽搖着；夢兒兩眼緊閉着，臉色慘白得刺人心，身體稍向外側，上面只蓋着一條絨毯。

這時黃媽打破了沈寂，告訴我夢飛已在半小時前飛去了，從他的母親的懷抱。

黃媽還告訴我：

夢兒的病是從廿三的晚上轉劇的，面燒的很紅，只是要水喝。當晚去請了一個醫生來，驗了他的體溫說一百零二度；但是醫生說不要

緊，吃了藥可望退熱，還關照房內的溫度不宜太高，於是把火爐的火門開了，以保持着六十三四度的樣子。

吃了藥，夢兒果然舒服了一些，略略睡去了一回，到第二天早晨，身體如已復了原，像前兩天一樣，只是更不想吃東西。

他很喜歡堅篤送他的口琴和逸嬰送他的小曼特琳，時常在把玩它們。有時還吹着，彈着，有時唱着 *hi fa so l* 唱着就叫爹爹，一面還在尋找着；我常陪着他唱 *hi fa so l*，大約他在找他的歌伴。一回，又注意到了他的小留聲機，梅侶覺察了就爲他開了幾張小片子。平時，在他聽到狗叫的時候，他總是笑着，拍着手，踏着步，側着首學叫；這時，他沒有學，只笑了一笑。

入晚，病又轉劇了，面燒的很紅，只是要水喝。白天看他還舒適，沒有請醫生；現在又去請了那醫生來，他照例開了張藥方，安慰了幾

句去了。這次的藥，吃了等於沒有吃，依舊面燒的很紅，只是要求喝。

『姆媽！爹爹？姆媽，爹爹？爹爹？』他不時在尋他的爹爹，看看房間的四週，又去望着房門。梅侶對他說：『爹爹就要來了，夢夢乖乖地 *sooeeoo*，爹爹就要來了。』他聽了好像安慰了些，貼着她的胸不動，梅侶想把他放下他的床，他聽着不肯，他也不要黃媽抱，只是貼伏在梅侶的懷抱中。好容易才睡着，又突然跳醒了。

面上燒的越發紅了，可是水倒反而不想喝；就是給他，他有時還喝一兩口，有時簡直完全拒絕。他有些昏昏沈沈地，有些迷迷糊糊地，一回兒跳醒，一回兒又哭醒，急喘着氣，身體不停地在梅侶的懷中轉側，直到天明了，才稍安靜一些。

今天去請了別一位醫生來，診察了，說已吃錯了藥，怕一時不得

全愈。吃了這一位醫生的藥，病也不見有起色。到了下午又像昨天晚上一樣，昏昏沈沈地，迷迷糊糊地，一回兒跳醒，一回兒又哭醒，急喘着氣，不停地在梅侶的懷中轉側。

五點餘鐘，他清醒了，要了些水喝；看他似乎沒有什麼痛苦。『媽媽，爹爹？』他好像憶起了昨晚梅侶說的爹爹就要回來的話。『爹爹在車上了。烏！烏！車到了。爹爹來抱夢夢，』梅侶這樣安慰他，引逗他。

他現在要到他自己的牀上去了，幾乎已抱在梅侶的懷中一日一夜。他想坐，但沒有力，躺下了。他要了那口琴，那小曼特琳和一本畫冊——那是一本鷄貓等全人格化了的畫冊，還是我在他週歲時送他的；別的玩具已被他毀壞了不知多少，惟這畫冊，他還保存着現在他要了它們來，安放在他的身旁，撫摩了一回，玩弄了一回。

大概無力再玩了，他就放棄了它們。他伸出了一只手給梅侶，梅侶握住了它。『爹爹？』他眼望着梅侶探問，旋又移了他的目光向着房門。他間隔地重復着這樣做，可是聲音說的逐漸低，眼珠移動得逐漸慢，終究，終究他閉了他的眼睛，不做聲了。而且，他永遠，永遠地這樣閉了他的眼睛，不做聲了。

這些關於夢兒的記事，秋痕已於第一遍翻日記時以紅線劃了出來，所以他可不很費事地接續看下去。但是在看完這遍後，他覺得他已無力再看它們，他便決定了把它們毀滅；不特這兩本有關於夢兒事的日記，連以前的幾本也一起拿來燒了，好像夢兒的所以死，就爲了記了日記的緣故。

這次耶穌誕日，夢兒收到了很多的禮物，可是他就在那天走到了

與耶穌相反的塗上去。秋痕也想把那些禮物毀滅，但是梅侶已把這些和別的他的衣服，玩具等收集在一口箱子內；他就中止了他的進行。

他想夢兒只來了如此短短的一生，對他似乎太殘酷。然而，他又想，這對他自己也許是可幸的。而且想到了自己丟了病着的孩子去杭州時，於苛責他的無辜的夢兒，更使他覺到了自愧。他想着，想着，從夢兒的生想到死，並想到了他的死後，漸漸地，漸漸地他在低誦着

DOWSON 的 死 孩 。

親愛的，你且自長眠，

長眠是怎地清閒；

我把紫蘭花片，

拋向你的眉邊，

拋向你的胸間。

你短短的終生，
只我生的一瞬；
你忘憂的生命，
沒愁苦與勞辛，
來擾你短短的歡欣。

你靜靜斜欹，
只常在兒時，
我望你
切莫生悲：
你是未曾塵污些微，

且渴睡深深，
無人會將你驚醒；
我也不淚珠偷殞，
只願與君
同時昏臥沉沉。

也願同歸死滅，
伴你同歸沉寂；
在這幽境淒清，
我要把頭兒側，
在你身邊休息。

你如今勞悴昏昏，

這正是你至善的前程；

我也找尋了途徑：

要和你同路前行，

來分你安甯。

(據杜衡譯)

一九二七，九，一四—一五寫於瑪瑙寺，杭州。

龍華在望

溪寒好容易才和靜如商議定了在這星期日的下午二時同珊瑚女士去游龍華。

珊瑚女士和靜如——溪寒的夫人——是露仙女校的同學，也是同班，而且還可說是「朋友」。在溪寒去露仙女校看靜如的時候，他往往碰見珊瑚女士；可是珊瑚女士有時裝作沒有看見，有時真地躲不過時，便「許先生，早！」「許先生，已用了午膳？」地，淡淡地，這樣隨了時間敷衍一句，接着在一聲「再見」後，她的影子便很迅速地不見了。溪寒總是在納罕，怎麼她的在校時的這種淡漠的態度跟去年同游無錫，同遊Y墅的完全不同，好像換了一個人似地。終究他以爲

『你們來了，我已等了好一回，』候客者表示了她不耐煩後的欣慰，上前去執着靜如的手，同時看了溪寒一眼以代招呼。

『我們還怕你沒有出來呢——Y墅離此不是也很遠嗎？』被迎者更顯出了她出於意表的滿意。

『有兩點鐘的水程；我怕你們久等，沒有趁航船，特叫了船趕出來的，』習慣似地頭一側把披在額前的一縷柔髮震向後面去。

他們一邊談着，一邊依舊走向他們本來預約定在那里會面的公園去。

坐定後，她們談到分別後的情形，談到住在無錫的同學，談到她們的同班瘦瀛……溪寒只是在靜聽着。

『你去打德律風叫瘦瀛來？』靜如提議。

『好的……我不知道德律風在那里，』珊瑚女士在沉思，好像會

想的出來的樣子；頭漸抬起來的時候，看到了溪寒。

『我陪你去找尋如何，密斯……密斯……珊瑚？』溪寒同靜如提起珊瑚女士的時候，總是說她的名字，以致現在突然想不起她的姓來，而急出了『珊瑚』，待一說出口後便覺有些擔心；她的視線從有些忸怩的珊瑚女士處轉到靜如那里時，便看到她正在對他微笑。

『好的，』覺得不答應更是不好意思，說着立了起來。『你在這里等一回，至多五分鐘，』向着靜如。

他們找到了一個茶役，溪寒問道：『德律風在那里？』

『德律風沒有，先生，』抱歉似地，『要末只有電話。』

『那末就是電話吧。』

聽到了溪寒的話，珊瑚女士幾乎笑出了聲。

溪寒接到了那號頭後，把聽筒遞給珊瑚女士。

『你是瘦瀛？……我是珊瑚……剛才出來的……我在公園裏……靜如也在這裏……還有，還有許先生，』說時看了他一眼，『你快來……不能來？爲什麼不能來？……你這死人，』掛了聽筒後，半對着溪寒，『她不能來，已有別約。』

將走到靜如那里的時候，珊瑚女士奔上了兩步，笑着說，『瘦瀛這死人，她不能來，她說，「你們有遊伴，難道我就不可有遊伴的嗎？」』

『大概就是那位陳先生了，她這樣地得意——我們到那里去？』

『讓我們先去吃了飯再說吧。』

『我想我們買一些食物去惠山 picnic 去。』

『好的，』珊瑚女士首先贊成，放棄了她自己的先去吃飯的主張。

『那末，你就去做購備食物的委員。』

『遵委！』溪寒說了，便辭了他們去購了一些無錫出名的實心饅頭，肉骨頭和幾聽罐頭食品。

他們叫了三輛車子，從公園經過惠路直放到惠山脚下。

車子拉的很快，溪寒在很暢適地一邊看着她們一顛一顛地，顛的珊瑚女士在喊『喔唷，』一邊看着路的兩旁的稻穗如波浪般在滾來，將近正午的太陽從稻尖反射着一道一道的閃光。

他們從「天下第一泉」走上去，在一寺院的門前泡了茶，打開了帶來的食物；溪寒問茶役借了一把刀，三雙筷，幾只碗，把筷分給了她們，把才開了的罐頭中的食物倒入了碗中。於是他們便開始了他們的郊宴。起初她們有些顧忌，後見到並沒別的遊客，只有幾條狗在遠邊地，靜靜地打午睡，她們便放了心，漸漸地吃的鼓舞起來了。他們

一邊吃，一邊說笑着，幾乎把所有的食物吃一個精光。

『密斯——珊瑚，要不要牙簽？』在洗好了手後，溪寒問道。

『好的，謝謝你。』

『聽說這里的水是很醇厚的，你們兩位却似乎都不喝茶？』溪寒給了她們牙簽，在給她們換去盃中已冷了的茶。

『我不渴，』珊瑚女士稍把頭一側。

『渴了就會喝，這倒似乎可以不用你來操心，』靜如又是微笑。

『是，』確然覺得問的沒有意思。

『珊瑚，你什麼時候回去？』靜如旋轉去問道。

『航船是三點鐘開，可是我打算不回去，就住在姨母處，直陪到你們上車。』

『如此，我們可到鼇頭渚去了？』

『怪麻煩的，還要叫船，時間又匆促，不去也好，』靜如否決。
『其實，Y墅也是個很有趣的地方，四面環水，宛如一小島，鄉景也不差，而且梵壽庵那里的荷花也正在盛開的時候，如你們有興，不妨去一遊——此外，靜如，舜佩也很想看看你，』珊瑚女士慫恿着。

『靜如，我說，我們去一遊也好。』

『可是，你不是說你不喜歡趁航船的嗎？』

『難得趁趁也有趣。』

靜如也便應允了。

珊瑚女士的髮髻給剛才的車子那麼樣的顛震有些鬆下了，她只是在那里掠着，整着。

『你的髮髻怕會脫下來，我給你重新打一個吧，』靜如立起來，

從珊瑚女士手中拿來了那只她在掠着的小牙梳。

『好的……，』可是以手按着髮髻，以眼望着溪寒。

『讓小姐們梳裝，我去走走就來。』

待溪寒回來時；她們已把髮髻弄好。

他們看時候已不早，不再流連，便去趕赴Y墅的小航船。

Y墅離無錫大約有二十里路的光景，是一個集着百餘人家的村莊。那里有所Y小校，校長章君是珊瑚女士的姊丈。每逢假期，珊瑚女士總去那里伴她的姊姊住幾天。該校的國文教員戴舜佩女士是珊瑚女士和靜如的老同學。現在雖已放了暑假，她仍寄住在校中。

在五點過後的不久，珊瑚女士把代章君邀來的兩位客人介紹給了章君，章夫人和舜佩女士；未事預備的主人們表示了十分的歡迎，可

是更起勁的要算舜佩女士了。她興奮地談了一回後，便奔跑進廚房去叮囑添菜。但是她比較地忽略了溪寒，因此他覺到了寂寞，雖然有章君在側他閒談。

溪寒在晚餐的席上也鼓不起興來，因為只見她們談着在他感不到興味的話；他只是在默默地喝酒。

『許先生，這魚是才從河裏打起來的，』知道他喜歡吃魚的珊瑚女士看出了溪寒的快快，便略把談話轉變了方向。

『這魚確是很好，我已吃的很多，』不自然地答道。

『許先生，』舜佩女士開口了，『我請求你一件事：今晚讓靜如同我們一起睡，可不可以？』

『舜如，』珊瑚女士嬌笑道，『別這樣惡作劇。』

『可以之至，只要密斯戴願意，』溪寒知道章君已為他和靜如在

校長室中按置好了床位，現在看她把靜如生生地奪了去，不免對她有些敵意。

『你看，許先生自己也答應了，要你擔心？』舜佩女士得意地調笑珊瑚女士。

溪寒獨自在校長室內翻來覆去地睡不着。

他想：『這次真來上了當！要是我早知道她們時常在提起的舜佩是如此自私，如此不能體貼到男子的心意，縱請，我也決不願意來。她非特不理我，還把靜如硬奪了去。不錯，珊瑚說的不錯，她是在故意惡作劇，她是在戲弄我，撇的我這樣冷清清，』想到這裏，他又看了一周房間——校長室，並拍了一下他身側的空處，這可證明他實處在太孤零的景況中。『舜佩，你總有廿四歲了吧？爲甚不去出嫁？大

概你也在說你是個「獨身主義者」吧？女子真聰明，得不到嫁人的機會，就說是抱「獨身主義」。然而你抱你的「獨身主義」得咧，又何必嫉忌人家的「雙身主義」呢！」他以爲她一定是出於嫉忌。『幸而還有珊瑚，』寬弛了些他緊張着的情緒，『抵了五小校以後，雖然她對我講的也不多，可是她的少講是怕羞，只要看她時常在留意我，見我真地悶的慌時，便找一句話來稍解我的懣意就可明白。那一縷短髮真會同她開頑笑，剛把它震去後面，要不了三分鐘又飄到前額來了。有時她覺到了我老是在望着她頭的嬌柔的一側一側的動作，便『恨來！』地急止住了。那剛欲進行的一側而代以用手去掠着那縷短髮。這種委婉的姿態，看了真是舒適——今天靜如總滿意了吧，』一想到自己的舒適，即聯想到靜如，彷彿這與那之間有密切的關係似地，『她見我這樣少說話……』

第二天早晨，吃好了點心還不到七點鐘，便出發去萬壽庵看荷去了。章君領路，珊瑚舜佩二女士居中，溪寒和靜如打後。

『舊雨重逢，想來暢談了全夜？』

『沒有，其實我們老早就睡的，』靜如像在辨解，『不過，舜佩說今晚我依舊睡在那里，要明晚才讓我去校長室睡，你看如何？』

『我看如何？』以爲報復舜佩女士的機會已到，『我不想在這裡過暑假，今晚明晚地，我看我們今天就走。』

『今天就走也好，我……』說到這裡聽見珊瑚女士在說：『不去了，我要回去了，』可是依舊在向前走，又看見章君在笑，溪寒和靜如便注了意。原來前面有四五鄉人在踏水車，全是赤條條地，珊瑚女士見了便不高興，如同誰妒氣似地那麼說着。溪寒和靜如不覺隨了章君笑了起來，舜佩女士也笑了，終究就是珊瑚女士自己也不能逃免。

好在萬壽庵偏右就是，他們便笑着走了進去。

他們正要停止他們的笑，可是一進山門便看到一塊『皆大歡喜』的橫額，接着又看到一條『笑到盡頭口難合』的上聯，這一來別說『口難合』，他們連腰都笑彎了。

『明天這里廟會，熱鬧得很，穿紅著綠的鄉姑娘也很多，我們不妨也來和和興？』在荷花池畔章君望着溪寒說。

『不了，我們今天要走了。』

.....



溪寒想到這里還覺有些遺憾，因為那天的突然動身很使珊瑚女士有些失望的樣子。

他翻了一個身，依舊睡着在想。

——這次靜如一定會讓我坐在她們兩人的中間的，我想她決不會爲了坐位的問題再來惹起我的不歡。大概那汽車不會很大，三人坐在一面是很擠的了，而且去龍華的道路又是那樣地不平，免不了我要在這位身上一倚，又在那位身上一靠。

——不知從那里來的一陣陣桃花的香味，令人酥軟。而且我可從桃花談到桃紅，從桃紅談到玫瑰紅，鸚鵡綠，翡翠青，再從顏色談到衣料，服裝，化妝品……

——下車後，我們得選一僻靜的去處，在桃樹下的草地上坐着，在柔和的微風中細味着郊外的景色。臨走，爲她們折一二枝她們自己指定的桃花。

——回到鬧市後，到一間走熟了的珈琲室去喝一盃珈琲，隨意用

些輕便的點心，然後送她們回露仙女校。

溪寒越想越覺得墊褥在軟下去了，但是，偶然在他身體一動的時
候，他才覺到他躺在的依舊是硬硬的。

『起來吧，』抱了犧牲的決心似地。

溪寒到露仙女校的時候兩點還差十餘分，他滿以為所借的汽車早
已停在那裏；但是靜如告訴他汽車還沒有來。

珊瑚女士和靜如都已預備好，只等汽車來了便可上程。但是他們
在會客室內等着，等着，眼看着人家三三兩兩地向校外走——不見
車子來。兩點，兩點半，兩點三刻了，三點了，三點一刻了，溪寒心
裏真有些急。

『不會來了！』珊瑚女士懊喪地說。

『我們去叫一輛吧，』溪寒沒有再等的耐心，而且已開始了憎恨

着坐借來的汽車。

『可是他從來沒有失過約，』靜如好像還不信車子真地會不來的。

『這老頭子！』珊瑚女士不由地罵了一聲車主。

『去叫一輛怎樣？』溪寒稍提高了語聲問靜如。

『已快三點半了，這樣遲，還有下星期日呢。』

『那末，我要回去了，』溪寒在失望之餘移恨到靜如，彷彿車子的不來是出於她的指使。

溪寒出了校門在街上遲緩地走着。他在憎恨那車主，他在憎恨那汽車，他甚至憎恨一切的汽車。可是那漂渺的龍華依舊不停地在他的腦中盤旋着。

一九二七，九，一九於杭州葛嶺山脚。

所思與所遇

自從暑假以來，逸俊已把從他哥哥那里要來的三國志，水滸，西遊記等幾部書都看完了，開學的日子眼看還遠着，他竟想不出旁的什麼消遣方法來，因此他不覺有些沉悶。於是他把已看過了的书重新翻着，但是只要看了上一句，已把下一句的也想了起來，有時甚至整段的情節全突然湧現在他的意識中，弄的他甚是紊亂，不能安心看下去，他才覺得如這樣看已看過了的书太沒有意思，這簡直比無聊還不如的事情，他便索性把它們一推，不看了，如在同那些書賭氣似地。

然而沒有書看，究竟有些不好過。『還是出去探望朋友吧？』一經提議，沒有等的及自己的回答，他已在預備出門的行裝了。瑜琪既

是他最親近的朋友，自然得先去看他。但是他一進瑜琪的門，他便覺得自己已做了一樁錯事。因為在這樣炎熱的天，人家在家裏穿衣服終究隨便一些，他去了，弄的瑜琪的母親和姊妹們全有些慌張，趕速地避着他，好像兔子在避着狼般。他因此有些不好意思，把在路上預備好了要同他的別了已將一月的好友談談的話一句都沒有說，只是搭訕着敷衍了幾句便告了辭。瑜琪也並沒固留。他出了門才舒了一口氣，然而已忍的一身大汗了。他本打算還要去一兩個別的朋友的，但是受了這次的教訓，也不再有了，叫車子的時候，他便報了他自己的地址。

他哥哥還有幾部舊小說，雖沒有明叫他不要看，但確有不讓他看的暗示，紅樓夢就是其中的一部。紅樓夢瑜琪是嘗看過的，說是很好看，那時他本想借看的，後來爲了同頑的伴侶又多，又要預備功課，

竟把那事遺忘了。在好像有些非看書不可的現在，他不由地想起了那欲看未果的紅樓夢來，便鼓着勇氣去向他的哥哥要去了。他哥哥雖似不十分願意，但只帶笑地說了一聲『你要看紅樓夢嗎？』便取給了他，這大約是爲了他正忙於要結束他的獨幕劇「黎明之前」而不欲多麻煩的緣故。

以前他似乎沒有這樣需要看書，每逢假期，很多的時間都消磨於同他的母親和弟妹們的閒談與拉扯中，有時還硬請了他的哥哥陪他去頑。可是這次暑假好像有些不同：他無興趣於閒談，無興趣於拉扯，無興趣於游玩，總之，對於一切全無興趣——就是連往年最愛吃的西瓜，他這次也不很想吃。他彷彿有些悵惘，彷彿有些煩悶；這悵惘，這煩悶，又彷彿往往超過了他的意志力而向他襲來，隨着一種莫名其妙，似乎與他無關的思慮。雖然，他彷彿覺得那種不安的情形大約

是從他得知了他的英姊不久要定親才開始的。他似很想去探聽李君的底細，和定親的日期，但又似有種無形的力控制着他，使他不敢真地去問。然而他也彷彿聽說李君是個書獃子。他想他最討厭的就是書獃子。他死讀着功課，他不踢球，不運動，不遊戲，甚至還沒有朋友，什麼都不，只是死讀着功課，好像人生來就只是爲死讀着功課。可是雖然死捧着功課讀，他的成績却並不見得好，就像天方，就像靈生便從沒考上過瑜琪和他自己。現在聽到他的英姊將定給一個書獃子，他未免有些爲她抱不平，不免有些憤憤。但是他却又似很不願意想這些，至於爲何不願意想，他自己也不很明白。他覺得在看小說的時候，那些他不願意想而老是釘着他的思想會暫時離開他，雖然有時也有似突然想起了什麼似地的時候——在那時他總把書擱起不看，因爲經驗已告訴他即使要看也是看不下去的，便索性追尋着那究竟是什

麼。『唉，討厭！』待被追尋到後，他便往往這樣自言自語着。現在他很喜歡，因為他已從他哥哥那里要到了紅樓夢。

那部紅樓夢是有什麼考證等東西的，可是他無暇去看那些，只是馬上翻了第一回來看。他不停地，一回接着一回地，從兩點餘鐘看起一口氣直看到現在已將近六點了；周媽也已來催了兩次用晚膳。終於他把第六回看完了才停手。他的所以停，並非爲了周媽的兩次催促，也並非爲了他已覺到飢餓，只是爲了他的思想在腦中盤旋的太厲害，實無法再看下去的緣故。他慢吞吞地走到了餐桌邊，可是他實在不想吃什麼。於是他的母親問道：『什麼書，看的這樣起勁，以致連晚飯都不想吃了？』他只勉強一笑以代回答。晚飯後，他要求母親讓他去遊一次遊戲場。母親不答應，可是看他似乎悶的慌，而且如其不讓他去，他大約又是去看那怕所以使他這樣煩悶的書，她便叫他的哥哥陪

他去。哥哥打算把「黎明之前」趕今晚寫畢，「他已不是小孩了，誰會拐了他去？我還有有些事呢，讓他獨自去吧。」

「是啊，我已不是小孩了，」哥哥的那句話似乎深合了他的意，雖還沒到遊戲場的門前，他已第三次不知還是第四次想到了它。「寶玉只有十三歲，然而我已十五歲了，」他拉了寶玉來證明他已確非小孩。「而且英姊更比我大一歲，年紀當然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了……所可恨的，什麼「同姓不婚！」」他一邊想一邊走入了遊戲場。

「他倆真是一對……可惜同姓，」這句話幾乎每個大人都說過了；「其實這些現在倒並不很關重要了——他的三表叔和三表嬸不都是同姓嗎？只要俊兒的表姊改姓外婆家的姓就得了。好在他們現在還小，慢慢再說吧，」這又是他們吞吞吐吐的主張。「他想到這裡覺得

他的父母和她的父母對他倆都沒有誠意。『「現在還小」，那末英姊的庚帖爲何又給李家拿去了呢？……』

想到了他的英姊快要同李家定親，他的思路轉了方向，想到這一方面來了。『英姊和我的親近是誰也知道，可是我們怎地反會從沒談到過將來的問題？這只好怪的我，雖然我比她小一歲，難道我還不明白這當先從男的一方面開口的嗎？』他彷彿覺得這是表愛的定例；『就是她有意思，她怎好先對我說呢？』他更加足了一句以證這確不是她的錯。『然而，她究竟對我有沒有意思也還是個問題，不然她對於李家的事，怎不稍示反對呢？……這也不能這樣說，她的不知道我，不正如我的不知道她嗎？要是她反對了，我却並沒有這意思，這不是要弄成笑話了嗎？到那時，她又何以自解呢？而且，還有那可咒咀的同姓的障礙』，他爲她辯護。

「總之，這是我太弱了；我早當想法探聽她的口氣的，至少我當讓她知道我是在這樣地愛她。我不該爲了或然的拒絕，致遭不足重輕的所謂無趣的緣故，而把我的久藏諸心而屢欲宣諸口的話不對她說。被拒絕究竟算得了什麼呢？那不是遠勝於像現在般我愛她而她不知道，並且還不知道她愛不愛我嗎？」他越想越恨他自己了。『就是前天我送她上車回硤石去的時候，有很充分的時間，我儘可同她詳細談談，我很可提起李家的事，我提起了，她是不會不有所表示的，如其她不愛我的，我便準備着忍受這片面愛的痛苦；否則，如其她也愛我的話，我們不是可以彼此約好一個我不娶她不嫁的方法嗎，在不能如願時？大人們還能奈何我們什麼呢？況且他們不是也說「這些現在倒並不很關重要了」嗎？同姓豈不是也沒有什麼問題？唉，懦弱的我又把這末一次的機會失掉了，祇是默默地默默地看着那車載了我的英姊

走！』

他正在漫無目的地走，紊亂地想，想到憤恨喪極了的時候，聽得一陣熱烈的掌聲從近旁的一間廳中傳來；他想置此種種於不顧，便折入了那廳中——一看原來小白姑娘正在演唱大鼓。他看到了她的蓬鬆的頭髮，她的含媚的眼睛，她的善動的嘴唇，他在想：『要是英姊少端莊一些，祇要能像小白姑娘的十分之一般少端莊些，我一定早向她表白過我對她的愛了；因為那樣即使她不允，她也不會使我無趣而難堪的，她大約會這樣說：「你這小鬼，別太野心吧！我做你的姊姊不好嗎？讓我永遠做你的姊姊吧。」』他也想起了襲人，他想寶玉真幸福；『要是我也有這樣一個丫頭呀！』他覺得他的面孔在發燒。

一回後，他走入了電影場，那時正是京劇剛完電影將上場的時候，因此裏面出進的人很是嘈雜。他身旁的一個印度人看他在找尋座位，

便向裏坐進一張椅子，空着他剛才自己坐的給逸俊坐。他坐定後印度人以夾雜的英語華語來同他瞎談，他也隨意回着。電燈熄了，印度人更其談的起勁，而且漸漸地動起手來了。他先把逸俊的手握着，握着，繼而漸漸地，漸漸地引了逸俊的手入他的解了鈕的袴中去。他觸着了那發燒的東西時，他立刻想把手縮回來，但是印度人仍緊握着它。不知是由好奇心的鼓動呢，不知還是由別的，他終究如了印度人的意思握住了那東西。他握了它，他的思想在他的腦中飛奔。他想起在什麼雜誌上見過，說那東西到了什麼度量便可娶親；他已量過自己的，雖猶不及，但也相差無幾了，所以他常以爲他不是小孩。可是現在同印度人的比時，真太覺自己的渺小了，因此他似覺有些慚愧，於是他不敢再想他的英姊，也不敢再想襲人了：『這幸福似乎只好給寶玉獨享了。』他還想戲弄它如戲弄自己的似地，但是他又不敢，總

也不敢，雖然印度人確有要求這麼辦的表示。那時他又似期望，又似驚奇，又似恐懼，他自己也不知是一種什麼心理狀態，但只覺得他的心跳的非常急，急得全身的血管幾乎都要爆裂的樣子。

他坐不住了，他再也坐不住了，他便偷偷地偷偷地想法把手褪了出來，偷偷地偷偷地把他的 *coat* 拉拉下，偷偷地偷偷地離開了坐位，偷偷地偷偷地溜出了電影場，偷偷地偷偷地逃出了遊戲場的大門。在路上還是偷偷地偷偷地好像已做了椿萬不可告人的事，而在他周圍的人偏又似已覺察出了它似地全在凝視他。至於他的英姊的事這時他却真地無暇想及了。

一九二七，八，二六晨六時一刻脫稿

於西湖瑪瑙寺。

悵

惆

他在書櫥中抽出了一本他所愛讀的沉淪，本來是想借此減少無聊的，但他只是釘在那『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的第一句上，再也看不下去！隔了一回，便連第一句的字也像着了水似地化了，變做了一團一團的墨跡，看不清楚了。於是他便隨意將書向桌上一拋，順勢把背靠在椅上，兩眼注視着窗外的天。可是他雖是望着，望着，眼底却一無所見，祇在那里默想着。——

——亦清去時說，若他祖父病不重，大約一星期便會回來，怎地他已去了三星期呢？難道他祖父的病重嗎？然則和他一起去的他的父親怎麼又回來了呢？並且他說，他到了C市便寫信給我，但至今爲什

麼沒有他的片紙隻字呢！

——若說他不愛我吧，卽那晚的臨別依依，不是已很够證明他並不是不愛我嗎？若說他愛我吧，爲甚去了這麼久連信都不寫一封給那明知愛他至十二分的我呢？萬一，他果真不愛我了呢？那末，這小別已使我這樣地煩悶，這樣地悵惘：拋棄了我愛讀的書籍，中止了我習慣的日記；怎還受得住他竟不愛我的痛苦呢！不，他不會不愛我的！他所以不寫信，或者爲了他究還貪玩，無暇寫信。或者爲了他不常寫信，怕羞，不敢寫，尤其是對這新交而從未通過信的我。然……

『你又在想什麼了？儘是呆呆地！』麗（他的夫人）才替她方過百日的猩猩洗了浴，喂了奶，安置睡了，看了他約一分鐘之後，一面走來，一面含笑地問。

『不，不想什麼——我在養神呢』，他沒聽見她走近來，她那驟

然的問語未免使他有些心慌；隨即旋轉頭來，明知她不會信，而還是那樣掩飾地答着；雖是他心中很覺抱愧。

她聽了像已洞知他的隱衷似地笑了一笑，並不再問，仍走回了牀前去。

他呢？也仍旋回頭來接着想下去——

——然，不至連一信也都不給呀！至少，短短的也當寫一封，如他依舊愛我而想到我。那末——喲！他不會病着嗎？也不像，他父親沒有講過。提起他父親，我便恨恨，他不是說亦清再隔五六天便跟他姑母一起來上海嗎？然，已過了十餘天了，他姑母也已來了，亦清呢？可是，我自從他父親來後，天天希望着亦清來。凡聽見敲門聲便走至窗前，看，進來的是否是他。一日，我又在窗前了，見曼清（他的異母妹）在奔去開門。可喜的，進來的是他姑母。曼清探出門外左右望了

望，縮進來關了門，失望似地自言自語地說：『阿哥沒有來！』

——曼清也怪，近來，她似有些妒意。那天我問她的信息時，她倒反譏諷似地說：『怎地你獨是問阿哥？祇是牢記着他！』我倒給她說的有些難爲情了，只好分解似地說，『現在他不在，我便常問起他，如你不在時，我自然便獨是問起你了。到那時你還不知道哩。』她的父母聽了也笑了；她雖也笑了一笑，我看她心中顯然還是快快。因此，我也不好意思常去問她，並連要去問他父親他的通信處的念頭也擱起了。

——從此我便得不到他的信息，雖是我刻刻想念着他。叫我怎能不煩悶，怎能不悵悵？啊！我悔了，我不該愛他，不該這樣熱烈地愛他。……

『你沒出去嗎，T？』他的朋友益三進了房，招呼了正在理髮的

麗，看了看已熟睡在搖籃中的猩兒，走向T面前問。

被打斷了既痛苦又甜蜜的思緒的T似乎有些怪他朋友來非其時，仍是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有氣無力地答道：『到什麼地方去呢？這樣熱的天。』

『爲了熱，我才來約你去法國公園乘涼呢——你是素喜遊法國公園的，尤其在這種月夜，不是嗎？』益三說時釘住了T才從朝窗外旋回來的面部望着，以徵同意。

『好好好，但換西服未免費事些』，也想出去走走，或可藉此稍舒胸懷。

『不，無須穿西服，穿一件長衫便得了；我們可從支路側門進去，決無人注意。』

他們進了法國公園，見來此的人很多，三三兩兩地；復繞至池

邊，見那裏人更其密集，沒有一隻椅子空着，只好揀略清靜的水邊的草地上坐了。

不知怎地又漸漸地談到了T地近來的煩悶。他兩眼望着水中微動而光箭四射的月兒，沉思的說：

『若不是麗和猩兒去岳家時，我還不至這樣熱烈地愛他。因（一）我不至那般寂寞；（二）善妒的她在一起，情形究有些兩樣。然造物弄人，我竟這樣地愛上他了。』

『當亦清初遷來時，我並不很注意他，只希奇他爲甚不和妹妹們一起頑，而祇獨自在天井內拍球或作別種遊戲（後知爲了他和異母妹妹們的旨趣不甚相近）？待麗等走後，我很覺孤獨的難受，於是我更對他表同情——然我們還未照呼過。』

『一日，我聽他在我房門口喊：「徐先生，你的信」，我便馬上出

去接了，說了聲「謝謝」。那時我們彼此微笑地互相看了一眼；他便下樓去了：這是我倆第一次的談話。

「以後我們便一天親近似一天；由此我不由自主地漸漸地愛上他了；但我還不知他愛不愛我。那天我看他溫習好了英文，我寫了「I love you」三字給他譯；他寫了「我愛」兩字後略頓了頓，我以爲他在那里想寫「汝」還是「你」？哪知出於我的意料，他竟寫了「徐先生」三字。我真快活極了，便不由地緊緊地把他抱在懷中，他也並不抗拒。

「約他去C市前的三四天，他要問我借三俠五義看，我便故意不肯。「除非你讓我I love you三次」，我乘機這樣地要挾他。「我又不是女子，有甚I love you的？」他似解不解地稍把頭俯下了說，然他面上透出的。一絲一絲的微紅還是給我看見。這時，我實無法止住我的熱情向他

傾！

『你看，正在我愛他到極熱烈的時候，他去C市了！這種痛苦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嘗着；這種煩悶的情緒別說醒時揮之不去，便連睡夢中也繞纏着不離！益三，你能幫我嗎？幫我脫離那種痛苦？』

益三聽了無言可答，只回頭看了一眼說：『人已漸走完了，時已不早，我們也回去吧？』

於是，悵惘又隨着T回到了家裏。

一九二五，九，一，上海。

白
薔
薇

「稚茜姊：

「你給蘭若的內附了一張你最近的相片的信已於昨天被十二分熱誠地收到了；她要我代她作覆，因此我很高興，因為我代的是她而給的又是你。」

「她很喜歡——我呢，不用說，自然也是很喜歡的——你已從北地回到了這南方，雖然N城離上海還有六七小時的路程。她很希望能看看你，同你談談相隔已將四年的離情；但是這是她的末一學期，要預備畢業考試，不免稍覺忙些，怕一時抽不出空去N城。如其，所以，你能來滬一行，那真是說不出的希冀，說不

出的欣喜。

『對不起的很，對你的想一嘗做姨母的滋味的願望，依舊沒有能稍微滿足它的消息，待一有消息時，自當樂於奉達。』

『真不知你有什么魔力，能如此地常保存着你的 *charming*，你的活潑，你的美麗，你看，這相片中的你不依舊是三四年前的嗎？至於我們合照的相片，一時沒有好的可寄上，但又不欲過拂你的美意，便把大約在兩年前所照的這一張寄給你，尙祈見諒我們的不能如命的苦衷。』

『請給我們一個不遲延的回信，並請代候叔雄君，那幸運的叔雄君。』

『蘭若的書記，』

『一民。』

一民把那信寄出後，很是後悔，很是擔心。他想他不該寫的那樣 intimate，更不該稱稚茜做姊，她固有他的弟弟在，有的是網球的選手，有的是足球的健兒，可是他憑了什麼去稱她做姊呢？他想她收到了他的信會很不快活，會寫信質問爾若爲甚請他代覆，會罵他貿然地稱她做姊。然而他最擔心的還不是這些，他最擔心的是：『哼，他也配姊我！』而置之不理。因此，他再也無心緒辦事了；他的身雖依舊在辦公室內，他的心可不知到了那里去了。這樣心不定地過了三天。在第四天上他收到了一封從 N 城來的信，果然，是稚茜給他的。他不及預想信中寫些什麼便心頭怦怦地把它急速拆了。

『一民弟，』心跳的更急了，可是好像有些不信似地，再看，確是『一民弟，』於是正所謂『這一喜，非同小可。』信內說的是她已接受了 S 城——離上海只有兩小時路程的 S 城——的 S 幼稚園之聘

去主任該園，就要開學，以致不克馬上來上海，但是離春假不遠，那時她定當來看他們；她也盼望他們去S城看她。

喜歡極了的一民等不到星期六的蘭若的回來，一到下辦公室的時間，即去了滬西M校。

『想不到你今天會來，』蘭若說，一邊在顧着他才取下來的呢帽。『你又有什麼好消息了吧，這樣喜沖沖地。』

『好消息嗎？不錯，有的，但是是給你的，我只在盡我的書記之職而已，』說着，便給了她稚舊的來信。

她看了立刻覺到請他代寫信的失策，可是也並不即露於辭色，祇開頑笑似地說：『謝你如此地盡你的書記之職，可是以後可不用什麼書記的名義了，只不知你的職是被辭呢，還是自辭？』

『那里，別說自辭，就是被辭也是辭不掉的——我永遠是你的書

記，」她的薄含妒意的話對他似乎是盃毒酒，他聽了有些陶然。

『春假期說是三月二十九，不是要不了五星期你的稚茜姊就可來看你了嗎？』

『來看我？沒有的事。她不是明明說來看她的蘭若妹？致於接着寫上「和你」二字者，不得不敷衍一下你的書記耳。』

稚茜是一民和蘭若結婚時的兩個女嬪中的一個。她，正如他們，是巨縣人。一民和她是偶然在一個他們的共同的朋友的茶會中被介紹認識的；不久他便把她介紹給了蘭若。她的身材比較地素小。她有柔軟的腰，輕飄的肩膀，好動的手足，善轉的眼珠，玲瓏的嘴唇。她不拘小節，儘是同男友女友在一起頑，在當時的一般的巨縣人看來似乎太過放任，然而所難的一民却不肯這樣想。

一民自看到稚茜後，便常時想看她；但是雖然已在上面說過，她是不拘小節而不斤斤於分男女的，可是對於一民，說也不信，總似有道深深的不可或越的鴻溝間隔着，她的感情依舊很淡漠似地，而同時由他介紹給她的爾若與她之間的友誼却飛快地增進着：這不免使他暗暗納悶。因為受不住那種冷遇，本來很願意多看她一眼的，到那時他却一眼都不願意看她了，甚至爾若要他陪她去看她的時候，他也託故躲避着。

結婚後的不久，他便進了上海某機關辦事，而她也轉學P城去了。此後關於她的情况，他只自爾若那里偶或得知一二，然而她的動的，一息不停地動着的姿態還依舊很清楚地深印在他的腦膜上。

一向潛伏在一民的心之深處的對於稚茜的戀意這時又躍躍欲試

了。此後他和她之間的每一封通信都提到她的來上海，來幾天，怎樣頑等語。他現在只盼三月二十九日之早臨。

一日他在辦公室又照例翻日曆，計算日期。其實他不必待翻了日曆才可知道稚茜再隔四天就要來，他只是機械地翻着。看到日子隔的越近時心便越急。他右手執着四頁日曆，左手靠在桌上，寂靜地坐着，漸漸地……啊，車進站了！車一停，旅客們蜂擁地降到了月臺上，在其中一民看見稚茜一手提着一只輕便旅行箱，一手挾着一件薄呢外套在左顧右盼地一邊找人一邊走前來。他急忙走上前去『啊，你終究來了！』便接了那旅行箱而挽着她在人羣中前進……『汪先生，信！』正在將出月臺門的時候，他突然聽到了這句當差的話便顧不得稚茜，立地從月臺上跳進了辦公室。

一看到那嫩綠的信封便知道了那是誰給他的信，可是，使他失

望，甚至使他悲傷，稚茜在信中告訴他因她有些不舒服，她不來上海了。數星期來盤旋在他腦中的一座燦爛的宮殿就此根本傾覆。但是，在失望之餘驟然有個新的期望在他面前閃耀着。

一民又在M校的會客室中了。

爾若看到了稚茜不來上海，心中甚是喜歡，但是又看到她請他們去S城便覺得有些難以應付，因她知道這次怕不易再把屢欲去S城的一民延宕下來。

『她真嬌貴，又有些不舒服了，你想已盼望了這樣久要看她的，得到了這信息豈不心痛？』她避重就輕地又似惋惜又似譏諷地說。

『但是，何必心痛呢，有了她的請你去住三四天？』他故意裝作只領略到那話面的意思。

『是的，還請了我的「書記」呢，但是，我不想去，索性有勞你並做了我的代表吧，』說不出叫他也不要去，便這樣欲擒故縱地說了。

『你爲什麼不去呢？』彷彿承認了自己是要去的。『別只是給那畢業考試麻煩住了，讓我們同去走走散散心，不請代表了吧。』

『……』眼見得無法挽回了，一時說不出話來。

『我們幾時去？就在這星期六去你說好不好？住一晚，乘星期日的末班車回來，』更逼進了一步。

『我們？不，我不去，你獨自去吧。我預祝你能得到一天半的暢遊，』把『一天半』三字特別說的鄭重，說了似含深意地不自然地笑望着他。

『真掃興！』雖然他明知這似憾實喜的情緒決瞞不了蘭若，還是

這樣說了；他也明知他獨自去了還要過夜是辦不到的事，所以也落得泰然地接着說：『你既不去，我還有去頭「一天半」的興趣？我想星期日早上去，當天回來。但是關於你的不去叫我對稚茜怎麼說呢？』

『不是很容易嗎？你就說我「有些不舒服」，不能去好了。只是對不起你了，延擱了你一天，』聽到了當天回來，心中寬弛了好多，雖然總未能全然釋懷，而確已恢復了初時的談風。

S城本是一民常遊的去處，但是爲了稚茜的來到，由於蘭若屢次的柔意的阻滯，這反是他今年第一次的蒞臨。

S幼稚園的門房進去通報後，稚茜欣喜地出來迎候着他，而把他直領進了她的臥室。

『阻止了蘭若來此的不舒服是什麼？』稚茜好像猜透了蘭若的

心，一面在招呼一民坐，一面這樣問。

『沒有什麼，女子總祇是女子的病，』他也想起了她的不去上海的原因，『那末你呢？你不是也嘗說了不舒服來？』

『我嗎？也沒有什麼，也許正如你所說的女子總祇是女子的病吧，』倒了一盃開水給他。

『……』他看她依舊是三四年前的模樣，簡直看不出什麼改變來，除了身材稍覺高了一些。頭髮依舊蓬鬆，眼珠依舊善轉，嘴唇依舊玲瓏，一切一切都是依舊。

她覺到了他在注視她，便霍地一站，兩手向下一擺，頭望下看了自己一眼，說，『你看，我老得多了。』

『正相反，我正在驚奇你的如前般青春，』說着也站了起來。看到那張他和蘭若合照的相片置在桌子的靠牆的左角，在右角雜放着幾

本最近期的文藝刊物。一只紫紅的磁花瓶幾乎站在照片和刊物的正中，中插着四五枝似才折下來的白薔薇。她們又似嬌弱又似剛勁地站着。那象牙色的花瓣中有幾絲微微的肉紅色，陪襯的更是靛媚。並不是很強可是繼續的一陣一陣的柔香使人有些沉醉。靠身放着的是一本浮生六記，攤開着，這不難推知剛才有人在看它。

在同她隨便談話的時候，他又看到了壁上的錯錯落落釘着的相片，其中稚蓄自己的也有好幾張。『這裏你有很多的相片，還是老說沒有，不肯送我是真的，』賭氣似地仍坐到了椅子上去。

『你這人真是不識好人心——我想待照了好的才給你；既然如此，你自己去選一張吧。』

一民興奮地跳了起來。

『也給一張爾若，』突然想到了似地。

他選取的兩張是：一張她攀在花正開着的桃樹上，一張坐在滑木的頂端，像即要滑下來的樣子。

由於舉手卸照片，一民臂上包牛痘的綑帶鬆了下來。『茜姊，』雖然在信中早已叫的很響亮，當面如此稱着這確還是第一次，因此他的發音似乎有些震駭，『我要請求你爲我做一件事。』

『噢，我的弟弟，你說吧。』

『我包牛痘的綑帶鬆下了，請你重縛縛，』他推着推着他的衣袖，但是終於推不起。『我真不懂西裝的袖口爲甚要做到這樣小！』

『你這笨坯！你不會把那衣服脫了嗎？』

巴不得一句，他馬上把它脫下了——他想看不到她的肉，給她看他的也不差。

包好了，她說，『我去看飯做好了沒有，吃了我們可早些出去

頑，』說着，出去了。

已給了他很大的誘惑的稚茜的床，這時又躍入了一民的眼簾。他走到床邊，凝視着褶在床裏的一條嫩黃的羊毛毯和一條水綠的駝絨毯；凝視着攤的很平伏的雪白的褥單；凝視着兩個疊着的枕頭，上以青蓮色的絲線繡着 Sweet Dreams! 一字，並在！的後旁以同色的絲線繡着數枝交叉的紫羅蘭花向上斜佈在 Dreams 的上面。凝視着，凝視着，以致稚茜進來，他也沒有覺得。

『喂，你怎麼呆住了！』

有些不好意思了，『我在看這對枕頭繡的多——多動人呀！』

『是一個同學送我的，』好像沒有理會到他的注意點。『你喝不喝酒？』

『喝一些也好，』依舊凝視着枕頭。

飯後他們決定了去遊 T 山。

『我們怎麼去？』稚茜問。

『既同小姐在一起，只有坐黃包車了。』

『那末，不同「小姐」在一起呢？』

『我就騎馬。騎馬多爽快，出西門一直大塘，直達 T 山。』

『你以為我不敢騎馬吧？我偏要騎。』一半爲了不甘屈服一半由於好奇心的聳動。

『可是跌了別哭，』說着，望望在整理行裝的稚茜，又望望那輕微地搖擺着的似乎在 *shaking* 的白薔薇。

『一民，你愛它們吧？這樣地望着！送你一朵如何？』整理好了，她一邊說，一邊從花瓶中抽出了一枝白薔薇來。

『啊，可愛的白薔薇，』不覺驚呼了起來，『我已想了你好久
了！』

稚茜別了它在他的花鈕中。

『啊，茜姊，我多快活呀，我不知要怎樣謝你才好呢，你送了我
我不敢向你要的禮物，啊，我多快活呀，茜姊……』

『別太得意了，我們走吧，』雖然，這打斷了一民的話頭的話，
她自己也是得意地說了的。

他在前，她在後，要不一點鐘，他們已來到了T山的脚下。一
民先下了馬來扶稚茜。她下馬時斜撲在他的懷中，由此她的從一路蒸
發出來的一陣肉息的香味直從她的夾衣內透入了他的鼻空，這刺激的
一民幾乎站不住。稍停，他把馬交給了在山下的小孩流放着，便扶着
她上山去了。

因為大半的學校全在春假期內，而且又是星期日，來T山遊玩的人很多。他們先到飄雲閣，但見坐的滿滿地，便退了出來。一民知道在廟的東首有間小廂，這S城本地的人也知道得很少，更不用說從別地來的游者了。那小廂叫做小吳天，也有茶賣，他便領她上了那里去。原來已走倦了的稚茜，現在又上了五十餘級的石階，只是在那里拭汗，嬌喘。一民一面望着她的紅紅的臉，一面在用帽子給她扇着，心中甚是暢樂。

小吳天果然沒有幾個人在着。從那里下瞰全S城，所有的屋子全祇如一一列的瓦田，正有登T山而小S城之慨。

回去的時候，在城和山之間的那條塘堤上是稚茜騎在前，因為跑的慢，一民儘有領略她的一聳一聳的後形的餘暇。她不時旋回來一笑

以表示她能騎的得意，也表示她並未冷落了她的同伴。

塘堤的一面是斷斷續續的有古風的屋子，偶然還有一座兩座的節孝坟間隔着；臨河的一面種着一列參差的桃柳之類的樹株。那時桃花正放，柳葉成蔭。看到了那紅綠相間的花葉織成的長屏和它的一曲一折的倒影，再加上稚茜的跳盪的動人的姿態，一民有些神往，有些遐思。

回到S幼稚園已將五點鐘了。

稚茜確是倦了，一進臥室，便向床上一橫。

『呀，累死了，』一手在用手巾扇着，一手撫着胸。

『究竟是小姐，經不得事，已這樣累了，』說着，坐下在床沿上，一手執了她正在撫胸的手，一手代她撫摩着。

『我們明天到那里去頑？』已忘了累似地。

『明……天！』有些躍然，『我今天就要回上海去了。』

『……』那出於她意料的答語使她縮回了那握在他手中的手。

『……』看到她的失望，可是自慰還不足的他無從安慰她起。

『去的這樣匆忙？上回叔雄倒還來住了兩天呢，』有意無意地有些挑撥性。

本來對於叔雄似已含了敵意的，現在聽到了那話更是不耐煩，『自然囉，那是叔雄呀。要是我，即使住，還不是孤零零地撒在旅館裏！』

『難道你回到了上海就不孤零零地了？』知道蘭若每在星期六回家了，星期日就得去學校。

『是呀，而且這還是我所以今天就要回上海去的原由呢——今晚

蘭若在家等着，『雖然並不高興於蘭若的含監視意味的在家，却也不甘心於不報復稚茜的譏刺。

『……』身體一側，好像剛才沒有睡舒適，現在睡穩。

『稚……茜，請你寬恕我吧，』又去握了她的手，頭低着。

『不知在說些什麼，』說時笑着，雖似有些不自然，並反而督促着道，『六點十五分的車的時間不是快到了？』

『是的，我要走了，』放了她的手，站了起來。『現在我再謝謝你的相片，』搖了搖夾着相片的手中的書，『和白薔薇，』低下頭去聞了一聞。

『你去吧，我不送你了，』無力似地揮着手。

『暑假時你一定要上海去了？』

一離了稚茜，一民便覺得自己太殘忍了。而且這樣地走，也是件

很對不住自己的事。縱然她不能一起住在旅館裏，至少也能談到十二時。有這樣長的時間，誰能預知會談到那里？而且還有第二天。他越是想越是自責的厲害。

末班車抵滬的鐘點還未到，蘭若已在期待着一民。

她知道要是這次她依舊阻止着，一民也會應允不去S城，但是萬不能阻止他不想。她以為與其聽他儘把幻想的體積擴張着，還不如讓他去一嘗現實味，也許還會把那消淡下來也說不定；就不然，有行將同稚茜訂婚的叔雄在，不見得便會使他進步的多少。然而這種自解自慰的設辭，現在已安不了她的心。

正在她心緒紛擾的時候，見一民走了進來，才把心一寬。見他垂頭喪氣地走進了房，帽子也不脫，就向沙法椅上一坐。那他的不高興

的神情反使她心中快慰。她便走去代他取下了帽子說：

『怎麼這樣地不起勁，難道稚茜不留你？』

『她怎會留我呢，你想？』恨恨地釘了她一眼。

『不見得吧？要是真的，我要怪你的茜姊太不近人情了。』

『我的茜姊就是留我，叫我怎便捨得丟下了我的蘭妹呢，今天特地在家等我的蘭妹？』

『多動聽呀！稚茜大概很惦念我吧？』

『還用說？』想起了相片，『她還送你相片呢，兩張，』一邊立起來從書中取了出來交給她。

『好多情的茜姊。她送你幾張？』約略看了一下相片。

『一張都沒有，』笑了。

『哎呀！茜姊這可太不解事了。怪可憐的，我轉送你一張吧。』

要那一張？」

『多謝了解事的蘭妹了——你合攏了，讓我抽一張，』抽到的是站在樹上的。

『喔唷，我還沒看見呢，你扣着一朵這樣美麗的花！』好像真地剛看見。

『送了你吧，報答你轉送的相片。』

她取了白薔薇，並取了他抽得的相片，把它們分插在他倆的合影的照架的左右：『你說，好看不？』

『好極了，像你的一樣好。』

『心中很快活吧——來，吃一些點心吧，』把已預備好了的牛肉茶和蛋餅分做兩份。

『你看，兩眼望松地多麼迷人呀！』吃着，蘭若又注視到了那插

在照架上的相片。

『雖然，怎及的到你呢？不要多說了，讓我們睡吧。』

雖然覺得日子過的很慢，但是稚茜的暑假期終究不聲不響地走了來。

這次稚茜真地來到了上海。

貪它的比較清靜，並貪它的比較近M校，一民領她到了靠近滬西的菜茵別墅。看定了房間，待她稍整理後，他便陪她去看蘭若。

那天是星期六，蘭若本可出來的，但是她說下星期還有兩天考試，不得不稍事預備，以致不能即刻伴她的遠來的朋友出外，表示了歉意。她並說好在有一民在，可略減了她心中的不安。她還請他們第二天可不必再遠迢迢地去看她。蘭若和稚茜談的似乎很知心，很着

意，但是在一民看來她們各自都在假意慫恿，各自都懷着戒心，而他自己只在看那掛在壁上的早已看熟了的油畫，並在暗暗地祈望她們能維持她們的矯情到底。

一民和稚茜離了爾若後，他們直接來到了I電影院看沙樂美。雖然還只兩點二十餘分，離開映還有半點餘鐘，樓上下幾乎全已擠滿了，他們祇能在靠邊的Box中得到了兩個坐位。那里已先有戀人樣的一對坐着。從這一對，稚茜遍覽着全院子，見一對一對的隨處都是，全在用了種種動人的表情私語着，密談着，好像他們自己便是銀幕中的主角一般，便不由地看了一民一眼。

在抽着紙煙的一民見她旋回來，便隨意對她述說那飾沙樂美一角的Nazimova。據說她是俄國人，本演舞台劇，很有名。她主角的電影以前到過上海的有茶花女和Millionaire二劇。在那二劇中，她都盡情

地稱職地發揮了她所飾的劇中人的個性。在美國的電影界，她確是個傑出的人材，雖然似乎並不受美國人的重視。由已往的成績推測，這她所演的沙樂美是可信不會失敗的。他盡把他所能想起的關於那專演熱情女子的 Nazimova 的演劇天才述說給她聽。

沙樂美的劇本稚齒是嘗看過的。她很想看它上舞台，但是總沒有機會，所以現在能看銀幕中的它也很喜悅，更其在聽到了一民的一篇關於 Nazimova 的話後。

新聞片映過後，沙樂美上了場。稚齒很靜心地，很仔細地觀看。如在映新聞片時的和一民的低低的交談也被中止了。她覺得沙樂美確是偉大。她不顧一切地愛着，甚至不惜犧牲了她的被愛者的生命來成就她的一吻。待看到『愛比死還神秘』的字幕時，她的心中又似充實，又似空虛。演畢後，她只對一民說了『Nazimova 的確演的不差』，而

對於戲的本身與觀後的微妙的感想却隻字未提。

『我想你不必送我回旅館了；我很疲憊，我想早些去睡，』在電影院的門前，別說一民想不到，就是雅茜自己在那一瞬的以前也未嘗想的到，可是終究這樣說了。

『……』向她呆望着。

『或者你送我到旅館門前也好，』由於不忍吧，稍稍讓了步。

於是他們被二輛人力車拉到了萊茵別墅。下了車他見她似有所隱地不說什麼，顯見沒有請他進去的意思，便別了她頭都不回地顧自走了。

一民朝東折南下意識地向公園走着。他一邊走一邊在想：『真奇怪，她的莫明其妙的態度，一回兒不要我送，一回兒又要我送。但

是爲什麼還要我送呢，她既不讓我進去？剛才在萊茵門前她又爲什麼不說話？難道還說不出叫我不進去？其實不是說了反而乾脆？而且爲什麼不讓我進去？難道我進去了就於她有妨礙？真地這樣早就睡？誰會相信？大概是她已預先約了別人吧？或者是現在去約別人？是的，一定是爲了這個緣故，她才不給我進去的。這簡直是對於我的侮辱！……』

走到了F公園，他又不想進去了，便返北，走回到了自己的家裏。

雖說是家，他只住着一間廂房樓。還有客堂樓是被他和他的幾個愛好文藝的朋友租下來以作他們的會談之所，而在其中常住的是渭川。一民到了家，並不進自己的屋子，直去了渭川那里。

『你不是說金今天來上海？怎麼這樣早就回來了？』感到了寂

寞的渭川見了他進來，便又不解又驚喜地問。

『是的，她來了。可是她是來休養的，因此這樣早就把我趕了回來，』頹然坐下在椅子上。

『你看我一個人飯都不想吃了，到這時才在動手呢——你吃了沒有？』

『沒有，』遲緩地。

隨便吃了些後，對渭川說了不要去騷擾他，他便回了自己的房間。地上有幾封二房東自門縫中塞進來的信，其中有一封是蘭若的。

『我已什麼都應允了你，可是你自己也別忘了不更進一步的約言』是那封信中的警句。

『蘭若，你想的太過了，別說什麼更進一步，即要保守原來的地位也不可得呢，』視線却不自主地從那信箋滑到了那相片和白薔薇上。

抵了萊茵別墅的門前要不要一民進去的兩念在稚齒的心中交戰着。後見一民走的時候，她真想叫住他，但是終於鼓不起勇氣來，而且他又似走的那麼堅決。

一步重似一步地她把她的身體拖進了房。她靠在沙法上儘是在沉思。她在笑自己懦怯得可憐。天也還未斷黑呢，就不敢讓一民進來，好像進來了便會爆發亂子似地。其實這又有什麼可怕的？要怕就不要來上海——不好早一些去看叔雄？可笑的矛盾的心理！可佩服的是沙樂美的非達目的不止的無畏的精神與堅決的意志。

她越想心中越煩亂，頭也想得有些昏脹，但是她依舊『……偉大的沙樂美，我拜倒在你的腳下了。真的，「愛比死還神祕！」我這樣作是不自然的。我不該這樣作，我當聽其自然，』想到了這里，似乎

已解決了一件解決不了的心事。心中一舒暢，便覺到了腹中的飢餓而叫侍者去傳了晚餐來。

一晚沒有好睡的一民很早便起了身。他想不即去看雅茜，他故作着鎮靜，故意在翻書看，但是這自欺的主張終於沒有成效。他以爲已過了好久的了，一看錶見還只走了四五分。他忍不住了，他再也忍不住了，於是他出了門。

到萊茵還不到七點。那里很是沉寂，除了幾個散佈着的似乎沒有睡醒的侍者外，幾乎見不到人影。

雅茜開了他進去仍是睡着。右手曲枕在頭下，左手懶洋洋地攔在薄絨毯上。那絨毯緊貼地蓋在她的身上，因此它的稜角都隱隱約約地可被見到。腰之上全露在絨毯的外面，從睡衣的V字形的領圈下更可

瞥到她心的急速的跳躍。他看的忘了講話。

『想不到你這樣早就來了，』還是她先開了口，無力地朝上望着他。

『我恨不得還要早些來呢，』趁勢坐了下去。『擾了你的清夢吧？』

『我是沒有作夢的福氣的，而且也睡不着，那里還有什麼清夢來給你擾？』

『可是，你不是說很疲憊嗎？那末那使你睡不着的又是誰呢？』

『……』

『是叔雄吧？』

『……』

『昨天你不讓我進來，我還以為你已有了別約呢，』從叔雄想到

了自己被拒後的苦悶，還有些憾意。

『別約？這次我不是專誠來看你——你們的嗎？你這人真沒有良心！』拿出了頭下的手想轉向裏牀去。

『……』急忙握住了她的手，不給她轉過去。『輾轉反側的很厲害吧，頭髮這樣亂，』由於剛才的她的頭的一側，更注意到了她的散亂的頭髮。

『老是這一套討厭的話，』把拂在額上的數縷柔髮用左手掠了去。

『你的頭髮真好看——可幸的你沒有把它剪去。』

『那末爾若呢？難道剪了就是她的不幸？』

『那時我很願意她剪去，到現在才知道這是一個重大的損失，無論對於她或對於我，在見了人家打辮的時候，便更其這樣覺到。』

他們談着談着直到九點過後稚茜才起了身。午膳後，他們先向西到靜安寺坡山去散了一回步，然後乘電車到了最熱鬧的浙江路。但是那天是星期日，大公司百貨商店等都關着門，沒有什麼地方可走，便折進了一間珈琲室。他們飲着冰，喝着茶，閒談到了差不多的時間便轉到了一家附近的廣東館子去用晚餐。

隨意由侍者的報告中點了幾個菜，他們在喝着皮酒和汽水的混合液。

『你可知道這叫什麼魚？』稚茜用筷指着一碗才上了不久的魚問一民。

『剛才侍者說是鯧魚。』

『是的，是「娼」魚，是「娼妓」的娼——你看它的骨頭多軟，我不喜歡它。』

『我却喜歡，骨頭越軟的我便越喜歡。』真想說『我就喜歡你的柔若無骨呢，可是終於沒有說。』

『你這下流的東西，』已惱了似地罵了。

O 電影院那天映的是 *Three Weeks*，由稚茜的提議，他們到了那里去。那片子有幾幕是很濃豔的。在幕中的他幽會她於她的河濱的別墅中而在旁河的繡榻上同她接着長時間的吻的時候，幕外的她的頭倒下在他的肩頭，他便把他的頭靠着她的，同時彼此的手握的更緊更緊。

那晚他得到了她的那他獨自睡在她那里的沙法上的許可。

萊茵別墅離 O 電影院不遠，戲畢，他們便踏着陰歷五月初旬的上弦月色步行回去。

一進房，他就把門關上了。他們用那侍者已預先打好在的水洗了

臉，便略進了些她由S城帶來的該地著名的糖食。不知還是要免得侍者奔走呢，還是不欲他進來打擾，他們並不叫半夜餐，開水也只喝着冷的。

這時兩個人都沒言語。

她已換上了睡衣，在鏡前解散了頭髮打辮，並不像上晚般鬆鬆地挽起來。辮打好後，又洗了手，擦了面，並薄薄地敷上一層粉在面上頭上臂上手上以及胸前。再在鏡中端詳了自己一回，便半跳地旋回來對靜坐在沙法中抽着煙凝望着她的一民說『好了！』

在雅茜這樣那樣梳洗時，一民只是在很閒暇似地抽煙，不管他的心中是怎樣地激越。見她在打辮的時候，他更得到了一種勝利似的快感。他真愛她的動作的姿態。他望着觀着幾乎沉醉了，而那一聲『好了！』才驚醒了他。

她說了自願自上床去睡了。被驚醒了的他也開始脫了他的衣服，只留着一件背心和一條短褲。他坐上了床，好像已忘了他的獨自睡沙法的前言，而她也沒有想起。

『多可愛的髮辮呀，更其是你的今晚的髮辮！』見她在把玩着自己已的辮梢，便從她的手中取了它來。

『你怎麼這樣地愛它？』

『你看，它多逗人心意，』說着睡了下去，面對着面。

這時他們的談話又中止了。他們靜默着，只是眼望着眼，似乎腦中在發焰，彼此的心跳的聲音也幾乎能被對方聽到。他們靜默着，只是眼望着眼。突然，突然他們擁抱了，心貼着心，脣貼着脣地。

『舌頭！』一回，他嚙語似地要求。

『沒知足心的！』也是嚙語似地罵。

正在舌與舌交戰的時候，蘭若的影在一民的腦膜上一閃，這使他把緊抱着的稚茜一鬆。但是那僅僅的一閃，在那一鬆手的瞬間便已過去了，於是他重把她緊抱着，緊抱着。

一回後，他急喘地說，『稚茜，我要……』說着，卸下了自己的背心和短褲。待他去脫她的睡衣時，她說：

『月……經，』按着繫在那里的紗布。

『那要什麼緊！』把那紗布解了下來，見那上面只有一小塊淡紅的水漬。

……

可是，在那時，呀！正在那時，那蘭若的影子又驟然飛入了他的意識中，而且那影子更清楚更清楚地擴大着，由此他的神經受了非常強烈的刺激，他的感官即刻起了不自然的變化，而它的興奮的効力便

隨之盡歸於烏有。

……

「唉，稚茜，對不起，真是對不起……」沉默了好一回，他才頹喪地消沉地低聲地諳罪似地說。

「別那麼想，一民，這大概是太急了的緣故，」按住了自己複雜的難以分析的情緒勉強安慰着。

……

爾若雖說了星期日他們可不必去看她，但是那天她儘天地盼望着他們的來到。他們的終於不來使她不可自止地回到了家裏。由渭川那里，她得知了他一早出去了還沒有回來過。從到家時的七點餘等起，一點一點地直等到十二點，一點，於是她才不能不信服了她的那早已

這樣設想而屢被自己駁倒而聊以自解的設想是真實。

——雅茜說是特來看我的，她的這次到上海，特來看我以慰她的數年來的渴念。不錯，以慰她數年來的渴念，但是她渴念的究是誰呢？是我嗎，是我嗎，她渴念的？……現在她大概已得到滿足了吧，已得到滿足了吧，她的數年來的渴念……

——最可恨的是一民！關於雅茜他嘗對我怎樣說來？但是，但是呀！……本來我早就不該信任他的話。這只好怪我自己，怪的誰？怪我自己太愚蠢！說不定雅茜也是上了他的甜言蜜語的當。好可恨的一民！……

——啊，他們是所謂彼此愛上了吧，彼此愛上了吧，好的，愛吧，愛吧，你們這一對！……然而，我怎樣呢？我……我怎樣呢？我豈能就這樣忍受下去？這樣不聞不問地……不能，不能，決不能！

翌晨稚茜爲了要隨一民到他的辦公室去，他回家去取文件皮包的時候，她也一起去了。因此，在他之外，她也見到了正在預備回校的蘭若。這次的遇見，在一民和稚茜果然想不到，在蘭若也是意外。在那達到了極點的緊張的空氣中，三人反而全相對默默。終究，蘭若依了她原定的方針，一言不語地走了。

於是不期然地一民和稚茜的視線相觸了，一樣地無神，一樣地頹敗。繼而，稚茜的視線從一民的沉遲地移到靠窗的桌上時，無意中見到了那自己的相片和那已變了色的白薔薇。一見到，她便瘋狂似地攫取了那相片，而把它撕成了四片；待他去執住她的手時，白薔薇也已被擠的粉碎了。

且說那相片和白薔薇從那天給蘭若插在那照架上後，至今沒有被

移動過。一民是故作不在意，好像插與不插對他都沒有什麼關係，爾若也不願意示弱，只對它們表示着冷待，雖然看到它們時心中總不免是一刺。想不到現在會給它們的贈與者來毀損。

『你們故意要我來上海受你們的奚落，』她摔脫了他的手扑倒在床上抽咽。

『稚苗！』

『……』

『稚苗，我是真實地愛你的，正如我真實地愛爾若，可是……這怕就是我的罪吧……以致……』

『我要去N城了，』站在鏡前拭淚痕。

『可不可以再住一天呢？』

『我已受夠了！』

送雅茜上車後，一民茫茫地走到了他的辦公室，並茫茫地坐過了辦公鐘點。

回到家，見有一封本埠快信在，字寫的很潦草，想是蘭若匆促寫成的，拆開了看是——

「一民：

「我走了，我的走自昨晚就已決定了的，所以可不必後悔你們今晨的蒞家太早。

「我的所以走，並不是由於什麼偉大的自己犧牲的精神來成全你們，我的所以走，只是爲了看不慣，看不慣，我以爲（注意我說的是「我以爲」）愛我的人在我以外還愛別的人。是的，這是由於我的量窄。

『可是現在，老實說，我並不愛你，甚至並不恨你——至於你的對我如何，自然更未計及。』

『蘭若。』

那封信對於一民彷彿並不怎樣突然；看信後，他的心彷彿並沒有起漣漪。可是他似乎病了。自那天起，他不想吃，不想喝，不想睡，辦公自然更不用說是不去了，而只是抽煙。到了晚上燈也不想開，在房間中一亮一暗的是他抽着的紙煙頭上的火星。渭川雖爲他購了好幾次的點心水菓之類的食物來，但是他總沒有接受他好意的可能。有時被逼不過，便一起到冷飲點去喝一杯冰牛乳，現在只有冰牛乳他還勉強可以喝。起初他還在房間中走走，但是爲了一不注意便瞥見了鏡中的自己，後來只是一動不動地坐着，縮在沙法的一角，不斷地抽着煙，好像抽煙便是他整個的生命。就是那撕成四片的相片，擠的粉碎

的白薔薇和有淡紅水漬的紗布自他收集在一起後也沒有被觸過。

如此地過了六天不知還是七天，一封稚齒的信被遞到了他的手中。

『民弟：

『我到了N城就生病，以致遲寫了這信，諒你不見得便會見
賚吧。

『現在可說是痊癒了，我的病，這多半虧了叔雄的細心的侍
候和他的小孩似的又似哄小孩似的頑皮的引逗——藥石自也奏了
它小部分的成效。我是怎樣地盼望我的病的早痊呀！一民，你還
沒有看見叔雄爲了我的病急的什麼似地，我看了覺得比自己的病
還難受呢。

『在上海的那一幕，對我似乎是個惡夢，在我想到它的時

候。現在，幸運得很，我差不多能節制自己不想到它了。

『爾若已放了暑假了吧？她現已畢業，我想到了你們的不必再爲分離，真是爲你們由衷地喜悅。如其她不會見怪的話，不妨把此意轉達。』

『祝你倆常樂！』

『稚茜。』

似已什麼都不在乎的一民從並不盼望着的稚茜那里收到了一封信後，如大洋中着了一塊小石，在他的沉靜如死的心中也起了些微的盪漾。那盪漾呀，鼓動着他寫了如下的回信。

『稚茜：

『謝你的還給我信。』

『的確，你是幸運的，非特你能差不多節制住不想到那在上

海的你認做惡夢的那一幕，而且你病了，在藥石之外，還有叔雄的細心的侍候和他的頑皮的引逗來醫治着：的確，你是幸運的。

『我呢，雖然不食不眠已數日，似乎還沒有病。使我稍感到困難的就是我不能把那你認做惡夢的那一幕也認做惡夢，而且它有時還無阻地侵入了我的寂寞透了的，空虛透了的心靈，以其是寂寞透了的空虛透了的，待它既入後，便只好無法可想地聽它聲色俱厲地擺佈着。然而對於你的幸運，自問無福消受的，我並不敢羨慕，更不敢妒忌。

『爾若已於你離滬的那天出走，至今我沒有得到她絲毫的消息。

『近來我似乎很安閒，似乎很舒適，而且思路也很遲鈍，有時甚至很麻木，因此我不大有煩擾，除了爾若的出走和你認做惡

夢的那一幕偶或侵入的以外。

☞我也很盼望你的病的早痊。

『一民。』

十七年，中秋之後一夕脫稿於上海。

一號理髮師

張四太太——張四太太，不用說，是張老爺的第四位太太，平常人家大都只稱她四太太而不冠以張，以後我們也就簡稱她四太太——這次似乎再沒有堅持到底的決心了，因為繼蕭三姑太太，施二小姐，朱太太之後又有這位素所自傲而不輕許人的桂六小姐告訴她說晚霞路的青雲理髮室的一號理髮師的確有能人所不能的精彩的理髮的技術；而且，而且他的人又生的不討厭。於是，把自己的不屑聽人言的見解推翻了，四太太決定要親自去試一試。

四太太是一向在那上海的時髦太太小姐們都趨之若鶩的翹翹理髮室理髮的。雖說是一向，當然她也去過別的地方，一家外國人開的理

髮室就是其中之一。那里的一個外國理髮師，說的是英國話，看來却像是俄國人，她確是很喜歡他；他態度既大方，彷彿是一位紳士似地，招待又慇懃，還有，自然，髮剪的也好，更好的是燙髮，一縷一縷地，小心翼翼地燙着，一邊嘴裏不知還在囁咕着什麼，大概是爲了想要解除她的寂寞吧。可是因爲他說的是英國話，要傳達彼此的意思可頗不容易，以後她就沒有再去過，雖然她時常在懷念他，這當然就是說懷念他的燙髮等種種。在她既去過幾個別的理髮室之後，她覺得還是翩翩的理髮師，也是一號，最稱她的意，因此她的頭已好久沒有經別人撫摩過。

現在既已定當要親自到青雲去試一試，四太太便即刻叫龍泉來開她到晚霞路去。她進青雲門後的第一個印象對她就很好，她覺得這里比翩翩更整潔，更舒適；她從一個上前來招待她的姑娘得知了一號正

在作着工，便嫵雅地坐下在一張沙法椅上等着。

被傾入了那三面圍以墨綠的絲絨而一面靠壁的一間小室中的四太太即時覺到了一種又似新異又似嫵熟的情感。她坐上椅子，望到從那嵌在牆壁之間的長方形的鏡中望到了自己，見剛才在家梳理好的頭髮依舊沒有怎樣散亂，心中彷彿甚是慰安；又從那右耳上的那道在幽靜的電燈光下從那長一寸三四分的翡翠耳環反映出來的向右直射的輕軟的光線望到了那站在她身旁的已數數被保舉了的在敬候吩咐的一號理髮師。於是她把那滿意地端詳了一回鏡中的他的視線轉移到了鏡外的他的面上去。

『你很忙吧？』四太太說，想到了桂六小姐等，又想到了自己。
『不十分忙，太太，唔，小姐？』被看得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

此說出來的話也不覺有些慌張。

『是的，我是太太——張太太，』頭依舊偏着，臉依舊笑着。

『張太太要剪髮，還是——？』看到她似剛剪過了的頭髮，有些無所適從。

『你看還是剪髮好，還是——？』虛心地徵求他的意見。

『唔——』笑着的臉微微向前低了一低。

『我不喜歡這樣光，你同我燙一燙吧，』伸手拈着一小束頭髮。

『是，張太太。』

在理髮師着手工作的時候，四太太只是望着鏡中，彷彿她自己也沈醉於他的工作中似地；至少，那翩翩的理髮師和那外國理髮師並不在她這時的意識中。

『還要什麼，張太太？——要不要電面？』髮燙好了後，他這樣

提議着。

『好可好，不過太辛苦你了，』看他這樣認真地作了一點餘鐘的工，心中好像有些過意不去，不覺脫口說出了這句話，說出了就自責說的太顯關切的話，因此面孔也隨着有些紅了起來。

『那里話，張太太，』找不出旁的適當的話，只好這樣說了。

這樣地給她電着面，頸，胸，臂膀……四太太的心中真是說不出的舒服；她希望永遠這樣電着，電着，直電到世界的末日。可是希望只是希望，面，頸，胸，臂膀……終究給電畢了。對四太太，於是來了那付代價的難題：既不敢付的太多，因為要是那樣就好像顯了自己的什麼破綻，又不肯付的太少，因為他是已這樣盡心地作了工來的；無法，介乎其間，就付了一紙五元的鈔票。

『張太太，還多着哩，』見她取出了那鈔票就要走，便輕輕地這

樣知照她。

『你留着吧，』也是輕輕地，臉上微笑着。

『謝謝張太太；』在爲四太太開門的時候，又說了一句『謝謝張太太。』

開了門，四太太走上了人行道，理髮師便看見有一個汽車夫從停在門前的一輛汽車上下來，開着車門，恭待着四太太進去；看到了這，他的心中不覺更劇跳了幾下。終究，他的凝望着那汽車開去的沉思給那姑娘的『彭司務，還有客』的一句話驚醒了。

已對龍泉說了回公館的，可是那健全的體格，飽滿的面容與週到的侍候使四太太對龍泉校正道，『上皇家飯店去。』

龍泉知道那天老爺是二太太的班；現在四太太既要上皇家飯店，

回頭他未免又可得些好處；而且無論四太太回不回公館，他總可去會他的金姊了。心中一輕鬆，那在轉盤上的兩只手也彷彿更有力量似地轉着轉着，不覺已臨了皇家飯店的門首。

四太太開好了房間，便打電話給青雲，要一號理髮師即刻到皇家四百二十八號來。

青雲的一號理髮師接到皇家飯店蔡小姐——不錯，蔡小姐是四太太打電話時用的假名——的電話後，心中有些驚異：怎麼才去了一位張太太，又來了一位蔡小姐！而且，他雖然出的包很多，他却從沒有出包到旅館去過，因此心中更是覺到紛擾。他也無心再做手中的生活，只是草草終了場。那時在等一號理髮的還有一位女子，他只好告了罪，便整理了包走了。

所謂包者是一口一本韋氏字典那麼大小的小皮箱，裏面放着凡理髮所應用的一切物件。他本想換那套歇工日所穿的更漂亮的西裝，可是怕人家笑話，結果只掠掠頭髮整整領結就走了。

到了皇家飯店問明了四百二十八號在五層樓，便寒勢勢地直趁電梯上去了。找到了那號頭，想直推進房去，可是終究縮住了。不進去又不甘心，進去又不知怎樣進去才好。正在他徘徊無措的時候，齊巧走來了一個侍者，他便上前問道：

『先生，四百二十八號是不是蔡小姐開的？』小心地一手提着小皮包，一手指着門，臉上還測着恭敬的微笑。

『不是的，』「先生」帶給了侍者威權，說了旋轉身就走。

『……』弄得更是惶恐無措，把指着房門的那只手移來呆指着侍者，好像要把他抓回來似地。

在一號理髮師看了「¹⁴⁸」最後的一眼，而又失望，又憤恨地打算回去的時候，四百二十八號的門忽然開了，四太太便笑現在門前。

『哦，張太太！』他不禁驚呼道。

『請進來吧，』他一進去，她就將門關上了。『現在我不是請你來理髮，却是請你來作客，』一面說，一面在按鈴；侍者來了，她叫他把剛才叫了的兩客豐美的西餐和一瓶白蘭地即刻送來。

『……』一號理髮師納罕地站在一旁。

『不抽烟嗎？』遞給了他一支。

他把手一伸一縮之後，終究把烟接了來。

頭一道湯已送來了；他學着她吃；第二道，第三道菜都這樣。她給他斟了三四杯白蘭地，自己也喝了兩杯。在吃與喝之間大部的話都是四太太說着，他竟連『張太太』都不大叫。在又喝了一兩杯酒之

後，他才從急跳的心中併出了一句話道：

『啊，張太太，你真好，你真好！』說着，把自己的手按上了四太太的。

四太太又按鈴，對侍者說以後的菜都不要了，並把檯上的盆子等趕快收去。是的，抬上的盆子等都收去了，侍者也出去了，門也關上了。

於是，四太太一把拉着一號理髮師的手，說：『來吧，讓我們到床上去坐！』

於是，他們坐到了床上去。

一九二九，五，二一黎明，上海。

西屋回文

一九二九年四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版

白 薺 薇

實 價 四 角

作 者 林 徽 音

發 行 處 北 新 書 局

上海四馬路

分 發 行 處

北平楊梅竹斜街
南京花牌樓
廣州永漢北路

北 新 書 局

